

國史讀本

八卷



MG
G624.41
57

國史讀本



3 2167 8540 6

國史讀本卷八目錄

- 宋九十紹述之議 九十一續 九十二黨禍之起 九十三續 九十
四孟后之被廢 九十五徽宗之立 九十六章惇蔡下之罷黜 九十七
蔡京會布之升黜 九十八蘇軾 九十九續 一百蔡京童貫之進用
一百一黨禍之再熾 一百二蔡京新法之害民 一百三蔡京之再相
一百四花石綱之害附脩延福宮 一百五伐遼之始 一百六蔡京三次入
相 一百七女眞之起 一百八阿骨打稱帝 一百九約金攻遼之議
一百十蔡京父子相軋 一百十一方臘之亂 一百十二宦寺之害民
一百十三伐遼之敗 一百十四再舉伐遼 一百十五收復燕山之役
一百十六契丹之亡 一百十七宋君臣之驕泰 一百十八宋金構衅之
始 一百十九金人南牧 一百二十郭藥師之叛 一百二十一徽宗之

- 內禪 一百二十二金兵初次犯闕 一百二十三續 一百二十四勤王
- 軍之戰敗 一百二十五李綱之罷起 一百二十六和議之初成 一百
- 二十七太原之敗 一百二十八金人之再入寇 一百二十九京師之陷
- 一百三十青城之禍 一百三十一金人立張邦昌 一百三十二帝北
- 狩 一百三十三高宗即位 一百三十四李綱之復相 一百三十五李
- 綱之相業 一百三十六續 一百三十七宗澤守京之績 一百三十八
- 李綱之罷相 一百三十九和議之起點 一百四十高宗之南渡 一百
- 四十一岳飛略傳 一百四十二金人南寇 一百四十三金兵之初度江
- 一百四十四苗劉之變 一百四十五續 一百四十六續 一百四十
- 七航海之役 一百四十八金山之戰 一百四十九張浚經略川陝 一
- 百五十富平之敗 一百五十一金立劉豫 一百五十二和尚原之捷
- 一百五十三秦檜之執政 一百五十四仙人關之捷 一百五十五南宋朝

- 局之大略 一百五十六金兵之再入寇 一百五十七大儀之捷 一百
 五十八岳飛削平羣盜 一百五十九藕塘之捷 一百六十劉豫之廢
 一百六十一金人初起和議 一百六十二金人之敗盟 一百六十三李顯
 忠之南歸 一百六十四順昌之捷 一百六十五續 一百六十六岳飛
 朱仙鎮之捷 一百六十七岳飛奉詔班師 一百六十八岳飛被害之由
 一百六十九岳飛之冤 一百七十續 一百七十一和議之成 一百
 七十二秦檜之死 一百七十三金完顏亮之篡 一百七十四完顏亮之殘
 虐 一百七十五完顏亮入寇之謀 一百七十六陳康伯之決策用兵
 一百七十七魏勝之復海州 一百七十八完顏亮之入寇 一百七十九續
 一百八十虞允文采石之捷 一百八十一完顏亮之被殺 一百八十二孝
 宗受禪 一百八十三隆興恢復之謀 一百八十四符離之敗 一百八
 十五和議之成 一百八十六金世宗政策之得失 一百八十七續 一

- 百八十八續 一百八十九光寧授受本末 一百九十韓侂胄之專政
一百九十一道學盛衰總論 一百九十二朱子始末 一百九十三韓侂胄
之議北伐 一百九十四北伐敗績始末 一百九十五畢再遇之戰功
一百九十六吳曦之亂 一百九十七韓侂胄伏誅 一百九十八蒙古之起
一百九十九續 二百金宣宗之嗣立 二百一金宣宗之南渡 二
百二宋金和議之絕 二百三季全之歸命 二百四金人行封建之策
二百五史彌遠之廢立 二百六季全之叛 二百七續 二百八成吉斯
汗之殂附西夏之亡 二百九金人大昌原倒回谷之捷

國史讀本卷八

咸陽李岳瑞編

宋九十 紹述之議

哲宗親政。而紹述之議起。於是斥逐元祐舊臣。而復行熙豐之新法。所異於熙豐者。神宗安石。皆以富國強兵爲志。而章惇曾布之流。特藉是以便其私圖而已。其究也。卒致民窮財盡。而宋遂以亾。平心論之。范呂諸臣。不得爲無罪焉。宣仁臨朝十年。哲宗已逾冠矣。使韓琦文彥博處此。必力請太后歸政。以杜讒間之萌。羣小雖繁。何自入哉。諸臣懵於遠慮。徒見一時之言聽諫行。而不思後患之可危。唯知有太后而不知有主上。哲宗之陰懷不平也久矣。故小人離間之謀得而中之。山陵未畢。而朝局頓翻。非范呂諸人之咎。而誰咎也。初。御史楊畏以增呂大防。超遷禮部侍郎。及是大防爲太后山陵使。甫出國門。畏已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

求。以成繼述之美。疏入。上即召見。詢以先朝舊臣。孰可召用。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陳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善。乞召相章惇。上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及宦官王中正官爵。給事中吳安詩不書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詔。皆不聽。范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上曰。昔仁宗初政。羣臣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激隨。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之所爲。則善矣。上並不納。

宋九十一 續

哲宗親政之次年。即改元紹聖。於是呂大防當國六年矣。羣小莫不怨之。及宣仁禱廟。御史來之邵。首劾大防。請立加斥逐。以破朋黨之漸。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從之。既而策試進士。以法度因革爲問。中書侍郎李清臣之辭也。蘇轍上疏曰。伏見御試策題。有紹述熙豐之志。而歷詆近歲行事。臣謂先帝以天縱之姿。行大有爲之志。其

所設施。度越千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其他事。或有失當。何代無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酷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孝明。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救過。人懷不安。章帝嗣位。深監其失。代之以愷悌。寬厚。後世稱焉。眞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羣臣因其極盛。造爲天書之說。章獻臨朝。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跡。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創濮廟之議。先帝嗣統。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仁宗神考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改易也哉。願陛下反復臣言。慎勿輕事。更張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疏上。上大怒。責轍以漢武比先帝。轍曰。漢武英主也。上曰。卿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耳。豈英主乎。上聲色俱厲。轍下殿待罪。范純仁從容進曰。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訶斥奴僕。且轍所論者事也。時也。非人也。上怒少霽。而

轍竟罷政。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移置前列。自是紹述之局。遂成。而國是大變矣。

宋九十二 黨禍之起

元祐之初。張商英以與朝論異議。出爲河東判官。十年不調。憾元祐諸臣甚力。至是。召爲右正言。首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冠絕古今。而司馬光諸人。敢行譏議。翦除陛下之羽翼。擊逐陛下之股肱。天下大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宜正。於是蘇軾以誥詞謗訕。黜知英州。而章惇入爲左僕射。惇旣相。范純仁求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惇之被召也。其鄉人陳瓘往謁之。惇重瓘名。與論當世之務。瓘問以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續揚先烈。而大改成憲。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公不察其心。而疑其跡。則孰爲無罪者。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愈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執中道。庶可以救弊耳。惇不悅而別。惇旣得政。引其黨蔡卞等。布列要地。任以言責。協謀。

報復。黨禍益亟。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文章閎美。所以能鼓動四方。今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知成都。赴任過闕。惇欲使知制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陷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今日壞盡名節矣。惇議復免役法。久而不決。會蔡京入爲戶部尙書。謂惇曰。取熙甯成法。施行之爾。何講議爲。俄頃遂定免役之罷。而復行興廢。胥出京手。識者有以察其奸矣。

宋九十三續

黨論既興。諸賢貶竄殆盡。司馬光呂公著等已故者。皆奪謚追貶。惇等猶不快。於是再行貶黜。呂大防。范純仁。劉摯。梁燾。蘇軾。蘇轍。皆流嶺南。而韓維等三十人。貶官禁錮有差。縉紳之士。無能脫禍者。純仁當赴永州。聞命怡然就道。時已失明矣。或風其好名。純仁慨然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遠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國之心。有懷。

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謂純仁。昔與司馬光議免役法不合。冀援以免行。純仁止之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媿心而生。不若無媿心而死。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衣盡溼。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爲之耶。惇下恐元祐舊人一旦復起。日夜與其黨謀。結內侍郝隨爲助。誣宣仁太后。與司馬光等。嘗有廢立之謀。下內侍張士良於獄。使蔡京治之。列鼎鑊刀鋸以脅之。士良但仰天大哭。呼太皇太后不可。誣皇天后土不可欺而已。京等鍛鍊無所得。則矯爲獄辭。以上頗惑之。旣而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太后爲庶人。皇太后向氏方寢。聞其事遽起。語上曰。吾日侍崇慶宮。天日在上。此語何從出。汝必欲爲此。亦何有於我。上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郝隨覬知之。密報惇下。明日惇下再具狀。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廷乎。抵其奏於地。事乃得寢。

初宣仁太后之臨朝也。以上年益壯。爲議立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而孟氏女最賢。后及向太后皆愛之。遂立爲皇后。太后語上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旣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矣。及太后崩。而劉婕妤以材色有寵。事后多不遵禮法。會后所生女有疾。后有姊。頗知醫。以故出入宮掖。公主服藥弗效。后姊乃持道家符水入宮。后驚曰。姊甯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上至。具言其故。上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取符於上前燬之。於是宮中相傳巫蠱之事作矣。章惇欲誣宣仁以廢立之謀。聞之則大喜。亟與內侍郝隨合謀。搆扇勸上窮治其事。逮宦官宮妾三十餘人。付詔獄。榜掠備至。肢體斷折。有斷舌者。獄成。誣后挾左道厭勝。廢居瑤華宮。而立婕妤爲后。於時郝浩以論事抗直。上擢爲右正言。浩感激恩。遇露章劾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婕妤與皇后爭寵。願后廢后而立。婕妤殊累聖德。乞停冊禮。上曰。此祖宗故事。甯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后事也。浩對曰。祖宗盛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則效。而乃取其小疵。耶。上變色。持浩章

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中書詳議。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編管新州。劉后德惇甚。日於上前揚譽之。於是惇寵益固。

宋九十五 徽宗之立

哲宗在位十五年而崩。無子。其弟端王佶嗣位。是爲徽宗。向太后權同聽政。詔求直言。於是筠州推官崔巖上疏曰。毀譽者天下之公議也。故相司馬光左右以爲奸。而天下以爲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哉。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阿旨。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盈門。私謁載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奸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聰。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誹謗。以杜天下之言。掩潛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賞謬罰濫。佞人滿朝。如此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蛇蝎。凶忍害人。根乎天性。有觸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害忠良。擯陷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竄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臺諫不

言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緘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放蕩。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誰使之。夫四月陽盛。陰衰之時。而日蝕至。旣以陰干陽。厥咎甚大。唯陛下畏天威。顧諟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則天怒解矣。疏入。上覽而善之。於是召韓忠彥。以爲右僕射。而復范純仁等官爵。徙蘇軾諸人於內郡。已故諸臣。如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悉追復其官。從忠彥之請也。

宋九十六 章惇蔡卞之罷黜

章惇之在位也。專圖報復。數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側目。及兼山陵使。靈輦陷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論其不敬。免知越州。卞爲惇羽翼。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上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奸。猶在其術中。惇輕率遇事。不暇致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默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跡易明。而卞心難測也。至是龔夫劾惇卞之惡。略謂。昔日。丁謂當國。號

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宋以來。未之聞也。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者。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詞。俾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是。尙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卜事上不忠。懷奸深阻。凡惇所爲。皆卜發之。爲力居多。望博采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臣相繼論奏。乃皆罷之。惇旣出知越州。陳瓘等猶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詆諆理局。凡於先朝言語。稍不合者。輒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慘刻如此。而所辟看詳各官。如安惇憲序辰等。迎合大臣意旨。傳致語言。羅織人罪。稍可牽合。卽指爲謗訕。遂使朝廷紛紜不已。傷天地之和。而損聖明之德。考其同惡。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俱放歸田里。而竄章惇於潭州。

宋九十七 蔡京曾布之升黜

北宋之亡。章惇啓之。而蔡京成之。亂哲宗之政者。章惇。而亂徽宗之政者。京也。京爲

卞弟而奸過於卞。始附王安石以進。及司馬光爲政。則首叛。安石章惇得政。又首叛。光至是。御史陳師錫上言。京卞同惡相濟。誤國迷邦。而京尤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茲而墮矣。龔夫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自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從其所願。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料當時章疏案牘。必有可以考其鍛鍊附會者。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御史中丞豐稷自河南召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爲中執法。受事之初。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卽抗章論京奸狀。上猶未納。已而臺諫江公望陳瓘等相繼言之。上亦不聽。稷慨然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奪職。居杭州。曾布始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勢位既軋。始相乖忤。元符中。嘗奏人主威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官。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以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上即位。方銳意圖治。布因力排紹聖用事之人而去之。上以爲忠。遂命爲次相。布旣得政。乃建議。以爲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

至正消釋黨朋詔改明年爲建中靖國由是正邪雜進馴至小人勝而君子敗而亡國之禍成矣。

十二

宋九十八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州人也生十年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大事輒能舉其要程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兒若爲滂母許之乎程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比冠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矯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亟擢上第於是風氣爲之一變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召入翰林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同聲景慕望朝廷之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耳軾聞之歎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熙甯時王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與風俗之薄厚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

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今。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幸。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風。俗。之。厚。豈。可。得。哉。疏。上。由。是。與。安。石。不。相。能。因。求。外。補。通。判。杭。州。徙。知。徐。州。河。決。水。匯。城。下。富。民。爭。出。避。軾。曰。富。民。去。人。心。將。動。搖。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而。自。帥。禁。軍。分。路。堵。塞。軍。民。皆。奮。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爭。持。畚。鍤。以。出。城。卒。獲。全。

宋九十九 續

呂惠卿之爲相也。軾至金陵。見王安石。語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東南。敷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此皆惠卿所爲。安石在外。何敢言。軾曰。在官言官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公豈可以常禮自居。安石厲聲曰。安石湏言之。又曰。人湏知行一不義。而得天下。

不爲軾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勩。宋制。補官者半歲一磨勩。未磨勩。不得升遷也。

雖殺人亦爲之矣。安石

十四

亦笑。宣仁太后臨朝。軾復召入翰林。數歷中外者久之。及哲宗親政。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乃上疏略云。天下治亂視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乎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紹聖初。貶官安置惠州。居三年。又徙昌化。昌化在海南。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遂買地築室。僦人皆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箸書賦詩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意豁如也。徽宗立。復官北歸。卒於常州。年六十有六。史臣曰。軾方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詩至蜀中者。軾讀之。歷舉詩中韓范富杜諸賢。以問其師曰。正欲識是人耳。蓋當童丗之時而已。有頡頏賢哲之志矣。至其器識之宏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敏。皆本其特立之志。而以邁往之氣行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而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者。皆志與氣所爲耳。可謂善養浩然者矣。

宋一百 蔡京童貫之進用

亡宋者。蔡京一人之力而助之者童貫也。貫本宦者。爲供奉官。性巧黠。能測上意。先事順承。以故得幸。上使貫赴三吳。搜訪書畫。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進。諸禁中。且珣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上屬意。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宮中。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善。因薦京可大用。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宦官宮妾交口稱頌。遂起京。知定州。旋改知大名府。會韓忠彥與曾布不協。布亦謀引京自助。乃召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京既入。布遂一意主紹述。請改明年爲崇甯。以示海內。上從之。於是新法復行。以訖於汴。京之淪陷。實則其所行者。不但非王安石之新法。抑且非呂惠卿章惇之新法也。京之所主持者。增修聚斂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執。周官惟王不會之說。以劫持天下清議。每言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笑爲簡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承平。京覩帑藏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恒爲上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

足以廣樂。上惑其說。視財物如糞土。而累朝所儲。於是掃地矣。上嘗語京曰。先帝作小臺。上封事諫者甚衆。朕頗畏之。京曰。事苟當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何足計哉。上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所。其名雜出。一以奇技淫巧爲程。而花石綱之害尤甚。

宋一百一 黨禍之再熾

蔡京入而韓忠彥曾布俱罷。京遂致位宰相。京起自逐臣。天下方拭目所爲。而京陽託紹述之名。箝制天下。而陰實自圖其私。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求熙豐法度。及神宗有志而未逮者。以其黨吳居厚等爲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興廢無恆。法制屢變。天下苦之。於是黨論復起。再削司馬。光呂公箸。諸臣爵時羣賢。貶竄死徙。畧盡。而京猶未快意。乃與其黨籍宰執。侍從。餘官內臣武臣等。得百二十人。列其罪狀。謂之元祐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復自書之。頒諸郡縣。

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江常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知其忠直而今乃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吏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但乞恩免鑄安民二字於碑末恐得罪後世耳聞者媿之南宋以後黨人子孫皆以其祖父名列是碑舉相矜詡特歷年二十士大夫之脩舊怨者往往認爲黨人增刻碑末至於章惇曾布亦預其列則亦不可爲定評矣方是時蘇氏兄弟及黃庭堅之詩文皆禁人誦讀隻字片紙有收度者輒至破家黨人後裔悉禁其仕宦并不許得至京師其禁至南渡後始弛古今黨禍之烈且久未有甚於北宋之末者也

宋一百一 蔡京新法之害民

蔡京欲盡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輸錢於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縣受鹽。而舊鈔悉禁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賞換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爲豪商。夕儕流丐。赴水投繯死者。不

可勝數。商旅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奏改法病民。京怒。削繹籍。京又用其黨許天啓言。請鑄當十大錢。謂遼夏皆銷中國錢爲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於是改鑄夾錫錢。錢法由是益壞。京又置京西北路交子所。做川峽各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及鄉隣之知而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至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趨挺之以閩爲京鄉里。故得免焉。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七倉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轉運至京。以江淮發運使督之。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恆有數年之積。州郡歉收。則折收。上價。謂之額解。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侯歲豐。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糴本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至善。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黨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爲羨。餘充貢。得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相率效。尤時時進奉。而糴本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倉庾之法壞。

宋一百三 蔡京之再相

初。曾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血。以聚諸京師。恐非太平法耳。京銜之。遂出知慶州。既而京又行結糴。俵糴之法。以盡括民財。結糴者。始於熙甯中。以州茶市易軍儲。運給熙河。謂之結糴。已而罷之。至是。京復行之。陝西。俵糴者。亦始於熙甯。其法以米鹽錢鈔。在京粳米。付都提舉市易司買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樁。謂之俵糴。至是。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孰與守國者耶。京益怒。欲陷以危法。鍛鍊無所得。然猶坐以失誤。軍期竄嶺。表上至。是亦稍悟京之專矣。會誓出西方。長竟天。乃免京。而以趙挺之爲相。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挺之多智數。慮後患。知京之必將復用也。與劉達同在相位。凡所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達畢其說。達亦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京所行誤國虐民之事。稍稍救正之。初。蔡京與邊崧。用兵累年。至是。上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

生隙。弊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好生之德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意在息兵矣。吾曹所宜將順。時執致尙。皆京黨聞挺之言。但微笑而已。京既罷。使其黨百方游說。且內通鄭妃。爲之乞恩。上惑其言。復以京爲左僕射。而挺之及達先後罷去。於是新法復行。而海內益蕭然矣。

宋一百四 花石綱之害附脩延福宮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與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於邊軍中。皆得官。上頗留意花石玩好之物。京風冲。密取三吳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上悅之。其後歲歲增加。舳舻相銜於淮汴。號之曰花石綱。命勔領應奉司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支給動以數千萬計。於是搜巖剔穴。無微不至。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悅目者。卽部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標識。使其家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敬之罪。而破其家。及發行。必徹屋壞垣。以出士大夫家中。不幸有一物小異者。輒相弔。指爲不祥。芟夷之。惟恐不速。民預是役者。至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劓山。蓋石。

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不得。不止。至截。諸道。糧餉。綱。芻。羅。商。船。揭。所。貢。標。其上。控。師。舟。人。倚。勢。恣。橫。道路。側。目。大江。之。表。人人。皆。思。亂。矣。京。又。使。內。侍。風。上。以。宸。居。湫。隘。勸。作。新。宮。童。貫。楊。戩。等。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相。誇。尚。各。爲。制。度。不。相。沿。襲。宮。成。命。之。曰。延。福。東。西。視。大。內。南。北。稍。劣。其。間。殿。閣。池。臺。相。望。不。絕。鑿。石。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動。以。數。千。計。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卽。放。鏡。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市。民。皆。於。皇。城。內。縱。博。至。次。歲。上。元。後。乃。罷。有。識。者。觀。其。風。俗。之。侈。靡。君。民。之。佚。樂。而。知。大。禍。之。將。至。也。

宋一百五 伐遼之始

自蔡京以開邊。疊上。於是。西。討。甯。靈。南。開。苗。峒。增。置。洮。岷。黔。南。各。路。闢。土。萬。餘。里。然。或。則。不。毛。之。地。徒。費。轉。輸。以。耗。中。原。或。并。無。其。地。而。虛。張。土。宇。以。悅。上。心。天下。爲。之。虛。耗。而。西。北。精。兵。猛。將。盡。屬。童。貫。貫。遂。以。宦。者。而。建。節。真。拜。三。公。且。封。郡。王。矣。貫。旣。

得志於西。猶以爲未慊。復陰建北伐之策。遼自道宗以後。政刑不脩。權奸亂政。國勢漸替。後主天祚帝荒於遊畋。不恤國事。京貫因爲上畫策。恢復幽燕。以竟神宗之志。貫請親使遼。以覘其形勢。乃命鄭居中往賀遼主生辰。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不且示敵以國無人乎。上曰。貫新有平羌之功。契丹亟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貫至。遼君臣皆笑。而指之曰。中國人才乃如此。燕人馬植。本遼之巨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貫之至燕也。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取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其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曰。女真恨契丹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吾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夾攻。遼可圖也。議者皆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通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恐非中國之利。上不聽。而召良嗣問之。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遺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則大事去矣。上嘉納之。賜良嗣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矣。

宋一百六 蔡京三次入相

京之再相也。上亦惡其專橫。陰令樞密副使張康國伺察之。俄而康國暴卒。人皆疑京之醜之也。時京與童貫表裏爲奸。搢紳側目。右正言熊禾慨然曰。此國家存亡所繫也。遂抗疏劾京。貫怙寵弄權之罪。請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論奏未終。上遽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裂。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何惜碎首。以報陛下。今日享富貴之利者。此曹他日被危亡之禍者。獨陛下耳。上瞿然曰。卿能若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京等相率陳訴。謂國家方極治。安得此不祥語耶。上復爲所惑。謫禾於外。已而言官交章論京罪惡。乃詔京以太師致仕。留居京師。言者論之不已。始貶爲太子少保。出知杭州。而以張商英爲宰相。商英固非賢者。然中外苦京威虐。見商英能立異同。更以爲賢。上特因人望用之。商英在政府。頗矯京所爲。然意廣才疎。凡有所爲。先於公座誦言。不便者得預爲之計。京之黨羽。乃共造飛語以間之。在相位甫一歲。卽罷去。復召京還都。詔三日一

至都堂議事。於是京。三。入。政。府。矣。而。上。之。倚。任。益。專。京。患。言。者。之。議。已。也。欲。有。所。爲。則。擬。爲。御。筆。密。以。進。請。上。親。書。而。後。降。之。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大。不。敬。論。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貴。戚。近。臣。競。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楊。書。京。亦。病。之。而。不。能。止。也。

宋一百七 女真之起

女真者。肅慎之轉音。契丹東北小部落。卽滿洲之所自出也。始甚微弱。常役屬於契丹高麗。及遼中葉而浸強。居塞內者入遼籍。爲熟女真。居塞外者自爲部落。曰生女真。其酋姓完顏氏。世奉遼命。爲女真節度使。遼天祚時。生女真之酋長曰吳雅束。其下有阿蘇者。叛而奔遼。吳雅束索之。遼人不與。遂有異志。遼主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於海上。道出女真境。使者貪縱。徵求無藝。女真苦之。吳雅束之子阿骨打。姿貌雄傑。有大志。吳雅束卒。遂襲位。乃召其所屬。備衝要。建城堡。修器械。遼主使使者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

此字小。其能不缺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使者還。遼主知其必叛。乃發渾河北岸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謂其下曰。遼人疑我矣。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所乘。乃徵集諸部兵。得二千五百人。會於拉林水。時徽宗政和四年九月也。阿骨打以遼之罪。申告天地。傳挺而誓。遇遼軍。與戰。衆少卻。遼兵直攻其中堅。大將耶律謝什。忽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遼軍遂大奔。死者什七八。諸部勸阿骨打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遽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甯江州。填塹攻城。城中人出。邀擊。盡殲之。統軍司以聞。遼主方射鹿慶州。畧不介意。惟遣將高仙壽應援而已。女真部民。故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諸部徵發。頃刻可集。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

宋一百八 阿骨打稱帝

遼主聞甯江已陷。以司空蕭嗣先爲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京中禁兵七千。屯出

河店。阿骨達率衆禦之。至混同江。遼兵方鑿冰壞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度江。與遼大軍遇。會大風暴起。塵埃障天。女真乘風奮擊。遼兵大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之兄也。懼嗣先以債軍獲罪。乃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相聚爲患。遼主信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將士輒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鬥志。遇敵輒潰。以訖於亡。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果滿萬矣。阿骨打旣屢勝。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進。阿骨打不可。楊朴復言之。乃以政和五年正月朔。卽皇帝位於愛新水上。阿骨打語其下曰。遼以寶鏡爲號。取其堅也。寶鏡雖堅。終有變壞。唯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而完顏色適尙白。於是建國號曰金。改元收國。更名旻。是爲金太祖。遼主遣都統額爾德等。將騎卒二十萬。步兵七萬。大舉伐金。且屯田於邊。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囉克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也。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窶室衝。其中堅。陷陣力戰。粘

沒。曠。以。中。軍。助。之。遼。軍。大。敗。步。卒。盡。殲。畊。具。皆。爲。金。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畊。具。失。之。

宋一百九 約金攻遼之議

初太祖時。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卽趙良嗣所言之者也。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兵。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集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齎市馬詔以往。不得達而還。復委童貫選人往使。貫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相與通好。共行弔伐。通金伐燕之謀。自此始矣。金主與粘沒曠議。遣李善慶及散覲。持國書。并北珠等物。借馬政來報聘。詔蔡京諭以夾攻契丹之意。善慶唯唯。居數日。復遣政與善慶渡海。至登州。會諜報遼已封金主爲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小校呼慶。送善慶歸國。金主遣慶還。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當早示國書。若仍用詔。則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上遣御醫二人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穀甚豐。且

相告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夾攻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虎狼。不可近也。宜早爲之備。上聞之。不樂。旣而王黼爲次相。力主用兵。上意遂決。會金使來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荐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言於上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陛下早決大計。速詔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上大喜。由是急功躁進之徒。皆抵掌言取燕雲矣。

宋一百十 蔡京父子相軋

蔡京自三入政府。權勢愈重。其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爲大學士。儵尙帝女。媵妾亦封夫人。家人廝養。咸至大官。京每侍上。恆以君臣相悅爲言。上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妻亦出見。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醕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攸尤有寵於上。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繡著短衣窄袴。塗抹青紅。襍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宮掖。其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上曰。所貴爲人

主者。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幾何。何爲自勞苦耶。自上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之知。及京謝恩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於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意。無敢言者。正字曹輔。抗疏切諫。上得疏。令輔赴政事堂審問。余深曰。小官何敢言大事。輔曰。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王黼陽顧同列曰。有是事否。皆曰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皆能言之。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是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奏不重賞輔。無以靖浮言。乃竄輔於郴州。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上亦浸厭之。攸權勢日隆。遂與父相軋。浮薄者從而間之。父子各立門戶。儼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握京手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俄頃辭去。京語客曰。此兒欲誣我以疾。而罷我耳。居數日。果詔京致仕。

宋一百十一 方臘之亂

睦州民方臘者。世居清溪縣山中。託左道以惑衆。縣境諸洞。皆山谷幽險。有松杉漆楮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其地。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

困於花石綱之擾。比屋嗟怨。太學生鄧肅獻詩風諫。上不聽。放肅歸田里。朱勔愈橫恣。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兵作亂。自號聖公。置將帥官吏。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東南諸州太平久。民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連陷歙杭三州。凡獲官吏。必齧割支解。探其肺腸。以償宿怨。警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方聚兵北伐。於是附者日衆。凶焰大熾。東南震動。淮南發運使。以其狀上。上始大驚。以童貫爲宣撫使。宦者譚稹副之。發諸道兵往討。貫至吳。見花石之擾民。衆皆言賊不亟平。正坐此耳。貫卽矯爲手詔。盡罷應奉諸局。上亦黜朱勔父子。吳民大悅。貫等合諸軍。敗臘於清溪。賊衆尙二十萬。深據巖窟爲三穴。諸將莫敢先入。王淵禕將韓世忠潛行谿谷間。問田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引兵截諸洞口。掠爲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僞將相等五十餘人。送京師斬之。賊旣平。王黼復言於上曰。士大夫懷奸弗俊。妄爲譏訕。抑損應奉。望特置一司。俾臣總領。庶杜奸謀。上從之。遂復置應奉諸司。使黼與宦

者梁師成領其事。四方珍異。充物二人之家。而入尙方者纔什一。

宋一百十二 宦寺之害民

內侍楊戩。少而給事掖庭。警敏。善測人主意。自崇甯後。日益寵幸。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累官至節度使。檢校少保。進太傅。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質證。則度地所出。增收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積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多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獨不得免。上以爲能。擢公才觀察使。未幾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很。懷甚於戩。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督責愈急。凡民間美田園。輒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印券俱存。漫不一省。魯山閩縣地。至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刑威。致死千萬。田主既輸新租。其舊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不得已。則以均諸他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憤。怒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勗責辦於民。無休。

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畊墾。殫財。糜芻。力竭。餓死。或自經。輟輒。間者。相望也。薛荔一本。輦至京師。費逾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肯取竹。謾以罪勒停。前執政官冠帶操笏。迎謁於途。彥處之夷然。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頷指氣使。莫敢抗禮。有言於上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叙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宋一百十三 伐遼之敗

童貫既平方臘還。聞遼師數敗。乃乞舉兵以應金。宰相鄭居中言。南北朝結好百餘年。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兩浙甫定。上亦悔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來。彼之慢我者亦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今不取燕雲。女真必攘而有之。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矣。上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復關白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軍實。會遼耶律淳據幽州自立。乃以蔡攸爲貫副。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薊。

彼童駿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曰。二美嬪方待上側。彼指以請曰。臣成功歸來。乞以是爲賞。上笑而不責。朝散郎宋昭上疏。乞斬王黼童貫趙良嗣等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治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疏上。除名。編管海南。貫至高陽關。命大將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盜入隣家。我不能救。又乘之而掠。其所有無乃不可乎。不聽。分兵二道。師道總東路。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其將耶律大石等禦之。師道前軍楊可世敗績。師道退保雄州。興宗軍亦敗。上聞之始懼。詔班師。遼使人來責曰。女真之叛。亦南朝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歡。而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答。

宋一百十四 再舉伐遼

耶律淳既據燕僭號。已而聞遼主傳檄諸蕃部。約以八月八日入燕。驚懼而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王黼聞。淳死。復命蔡攸童貫治兵。再舉北伐。以大將劉延慶爲

都統制。遼人郭藥師者。常勝軍帥也。爲涿州留守。擁衆八千人。以涿易兩州來降。董貫大喜。以聞。詔藥師隸延慶麾下。貫遂命延慶將大兵十萬出雄州。以藥師爲前鋒。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深入敵境。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能相顧。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師來拒。延慶迎戰而敗。遂閉壁不敢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請公子光世。以五千人爲策應。則大事濟矣。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俱。藥師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抵燕山城下。奪迎春門以入。遣人諭蕭后。使速降。蕭后已密報蕭幹。幹以精騎三千還救。入城巷戰。久之。而光世踰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以出。世宣死焉。延慶軍於盧溝河南。幹分兵斷其糧道。得宋軍士二人。繫諸帳中。而蔽其目。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宋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堅。而兩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當靡遺。旣言。乃陰逸一人。使得歸報延慶。延慶信之。平旦見火起。以爲敵舉。至。卽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不可勝數。積尸百餘里。

自熙豐以來。數十年所儲軍實。一朝盡矣。師還。藥師猶以功進節度使。而貫與延慶。竟無所責。

宋一百十五 收復燕山之役

初。朝廷之與金約和也。但求歸石晉賂契丹故地。而未及平灤兩州。旣而王黼欲并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人責以出師失期。且止約以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見歸。良嗣抗辨數四。金人竟不許。而遣使者李靖來聘。上使良嗣送之。仍求營平灤三州地。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請於金。如約夾攻。金主自塞北三路進兵。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金兵至關下。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人度關南下。遼諸將相繼納款。金主至燕京。遼宰相大臣。先後詣行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宰相左企弓以下。咸復其職。使撫定諸郡縣之未下者。蕭后奔天德。於是遼之五京。悉爲金有矣。良嗣至金。金主謂之曰。若宋必欲索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亦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見其書有燕京租稅當歸北朝之說。力爭不可。金復使

李靖南來。王黼與定議。以銀絹代租稅。且增以去年歲幣。靖始還。朝廷以金人之將歸燕也。謀擇守臣。左丞王安中請行。上許之。而以郭藥師爲之副。於是轉運使呂頤浩疏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窮力竭財。無以善後。且奏河北危急數事。上怒。貶其官。趙良嗣復使金。力爭燕山租稅。事未決。王黼欲地之速歸。乃命良嗣許金。於遼時歲幣四十萬外。加燕京代稅錢百萬緡。且許置權場交易。金人大喜。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并六州之地來歸。詔童貫蔡攸入燕受地。時燕之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以東。所存僅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任汝等自爲之。粘沒喝乃止。

宋一百十六 契丹之亡

金人已定燕京。聞遼主出亡。在陰山青冢之間。乃以斡魯及斡離不爲都統。將兵追襲。至居庸。獲遼將耶律大石。斡離不等分道掩襲遼主。將近青冢。泥濘不能進。以繩繫大石。使爲嚮導。時遼主方在應州。諸子及妃嬪公主皆被執。得免者數人而已。遼

主使人以兔紐金印。僞降於金。而西走雲內。夏主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都統蕭迪里等固諫弗從。次金肅軍。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皇恐。不知所爲。迪里等乃共劫梁王雅里。走西北部。奉以爲帝。雅里尋卒。迪里復奉朮烈爲主。未幾俱爲亂兵所殺。旣而大石亡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拒敵。而遠遁沙漠。使黎民塗炭。臣等雖立十淳。猶太祖子孫耳。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遼主無以難。賜以酒食。而復其位。遼主旣得大石及諸部之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爲金。有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進至武州。復大敗。走夾山。上聞而欲誘致之。使一番僧齎御書往招。遼主知中國不可恃。復謀奔夏。會党項遣使奉迎。遼主將赴之。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脫身走。中途絕食。齧冰雪以濟饑。至夜。乃得民家。往借宿。民出迎。跪而大慟。潛匿其家數日。始趨党項。至應州。卒爲金將婁室所獲。以歸。大石西奔。據尓塔木。稱帝。是爲西遼。傳國百餘年。與金相終始。

宋一百十七 宋君臣之驕泰

蔡京王黼竭天下之財以事燕雲而所得僅七空城猶率百官表賀優詔策勳賞賚宰執皆進位而命黼總治三省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宰相鄭居中獨辭不拜是時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海內之人皆知金必敗盟大禍之在眉睫而上猶偃然自謂中興之功已就盤遊飲宴殆無虛日於禁中脩假山連縣數十里謂之良嶽王黼寵遇日隆上名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堂榜黼奏有玉芝生堂柱上臨觀之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歸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下五刻乃開龍德宮復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擁護是夕諸班禁從皆集教場以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人心洶洶半日乃少安宋初以來臨幸未之有也上自由黼第歸察其交通宮省之狀恩寵頓衰未幾勒令致仕而蔡京復起總三省京於是四當國矣昏眊不能視物事悉決於季子條由是恣爲奸利竊弄威柄驟引其戚韓梈爲戶部侍郎規爲宣和庫式貢司取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悉納其中命之曰天子私

財。罕臣曰。時中季邦彥。豈惟奉行文書。取充位而已。於是程頤之弟子楊時。爲邇英殿說書。上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四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當在無事之時。上首肯之。而不能。用也。

宋一百十八 宋金構衅之始

金之歸燕也。使遼故相左企弓等。驅燕之大家富室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守臣張穀曰。企弓不能守燕。致吾儕流離如是。公今握強兵。臨巨鎮。若盡忠於遼。使小民復歸鄉土。誠不世之功也。穀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故土。而以平州歸宋。宋必納我。平州復爲中國地矣。穀乃遣其將張謙。召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其罪。而誅之。復稱遼年號。畫天祚像。朝夕朝謁。榜諭燕人。復歸其業。恆產爲常勝軍所害者。悉還之。燕民大悅。穀又使遼故臣李石說王安中曰。平

州形勢之地。張穀頗有幹畧。足以禦金人。安邊境。幸招致之。無使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安中以聞。上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已。度遽促穀內墾。穀遂奉書請降。王黼勸上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於是金主自燕京歸。寢疾。卒於布圖濼。其弟吳乞買嗣位。是爲金太宗。金聞穀叛。遣將擊之。以兵少引退。穀遽以大捷聞。上益喜。以爲金人果不足與也。詔建平州爲泰甯軍。授穀節度使。金主大怒。使幹離不以大兵襲之。穀戰敗。奔於燕山。平州人乘城固守不下。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不得已殺穀。以其首畀金。於是燕之降人及常勝軍士皆解體矣。

宋一百十九 金人南牧

初。幹離不旣克平州。數遣使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命童貫與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因言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臣往返旣數。朝廷治忽。道路險易。府庫虛實。甲兵強弱。漸得要領。而耶律伊都劉彥

宗等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可因糧以就兵。始朝廷館伴遼使。率迂其程途。宴餽不示以華侈。王黼執政。欲金使之速至。令馳驛。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輒陳尙方珍異。以誇示富盛。由是金人益生心矣。契丹旣亡。遂決計南侵。以粘沒喝爲左副元帥。固新爲右監軍。伊都爲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爲六部都統。多昂摩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幹離不爲監軍。自平州入燕山。時上方親郊。纔下壇。而警報至。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旣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久之。乃奏。時宿將凋零已盡。惟种師道在。亟召之。以爲兩河制置使。金之未興。兵也。遣使來許。以蔚應兩州來歸。上信之。遣童貫赴太原受地。而虜已南下矣。粘沒喝遣使至太原。詰渝盟納叛之故。且要以割河北河東兩道。以大河爲界。然後罷兵。貫聞之。氣穢。不知所爲。欲假赴闕。稟議爲辭。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虜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禦侮。若一舉足。人心必搖。是指兩河以與金也。願少留共圖報國。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言訖。遽行。粘沒喝連陷朔代兩州。進

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宋一百二十 郭藥師之叛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守燕山。自以己爲節度使。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不從。由是有隙。藥師所部常勝軍。恃功橫恣。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以蔡靖代度。靖坦懷以待藥師。藥師亦重靖名德。稍爲抑損。旣而王安中召還。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上前。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上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俾挾之以來。貫至。藥師迎拜。貫辭。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惟知拜父耳。貫遂釋然。藥師邀貫視師。至曠野。四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舉旂一麾。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知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上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主之。謂其可恃。故內地不復設備。累有告變者。并得其通金文書以獻朝廷。悉不省。已而詹度亦言。藥師瞻視非常。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

而虜騎已南下矣。韓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諸將以步騎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願浩降金。韓離不執靖及願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悉爲金有。韓離不既得藥師。益知中朝虛實。因資爲鄉導。懸軍深入矣。上悉以禁軍付內侍梁方平守黎陽。何灌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埽精兵以北在京師者。皆羸弱也。萬一不支。何以善。後宜留其精銳以衛根本。不從。

宋一百二十一 徽宗之內禪

金兵日逼。上決意東幸。乃以太子桓爲開封牧。而下詔罪己。罷行幸諸局。太常少卿李綱言於宰執曰。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繫天下之望。卽刺血上疏曰。太子監國處常之禮。則然。今虜騎深入。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誠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尙可保也。上意始決。下詔禪位太子。而自稱道君皇帝。太子卽位。是爲欽宗。以綱爲兵部侍郎。時天下皆知蔡

京誤國。而用事諸臣。多其所薦引。莫肯爲上言者。大學生陳東。奮然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煽開邊衅。使天下之勢。危如累卵。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尸諸市朝。以謝天下。書上未報。自金兵之至。黼不俟命。卽載其孥以東。詔貶官。安置永州。李綱吳敏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追及之雍邱南。戕諸民家。以其首歸報。彥賜死。勗放歸田里。後歲餘。始竄京儋州而誅貫。并殺趙良嗣。蔡攸亦賜死。京子孫二十三人。悉分竄遠地。京天資凶譎。在人主前。專以狙伺爲固位計。每聞當退。免輒入見。乞哀蒲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兄弟父子。自爲秦越。躁進之徒。競集其門。奴僕皆爲美官。紀綱法度。一切蕩然。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邱墟。生靈塗炭。雖以謫死。天下猶恨其不正典刑也。

宋一百二十二 金兵初次犯闕

韓離不旣破相濬二州。梁方平猶在黎陽。金兵甫至。方平遽奔潰。官軍在河南者無

一人拒敵。虜以小舟濟河。凡五日。騎兵方畢。步兵猶未渡也。虜帥笑曰。隋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飛渡哉。上聞。幹離不濟河。命蔡攸奉上皇東行。以避賊。而下詔親征。宰執議請上暫幸襄鄧。李綱爭曰。上皇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良久。宰執謂京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乎。今日之計。唯有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耳。上問孰可將者。綱曰。宰執若白時中李邦彥輩。雖未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賊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督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不可去之義。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下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願綱曰。朕勉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悉以委卿。勿致疏虞。綱涕泣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上復從之。明日早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召禁兵。謂之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耳。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矣。今復戒行。何也。今六軍

父。子。妻。孥。皆。在。京。師。誓。以。死。守。萬。一。中。塗。散。歸。陛。下。孰。與。爲。衛。虜。騎。不。遠。知。乘。輿。單。弱。以。勁。騎。疾。追。將。若。之。何。上。感。悟。而。止。禁。衛。六。軍。之。士。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日。而。集。

宋一百二十三續

金兵抵汴城。據牟駝岡。上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上竟從邦彥計。遣使者詣虜營。會遇虜使。與偕來。虜夜攻宣澤門。綱督軍禦之。斬獲百餘人。虜知有備。乃退。翼日虜使入見。請遣親王宰相。詣軍前議和。李綱請行。上不許。而命李稅往。綱曰。安危在此一舉。恐李稅怯懦。誤國事。奈何。不聽。稅至虜營。恐怖喪膽。韓離不盛兵見之。要以輸金五百萬。銀五千萬。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地。而尊金主爲伯父。且以宰相親王爲質。稅唯唯。不敢措一辭而退。遂以金使來。凡虜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是日虜攻諸門。綱親督戰。募壯士。絕城而下。力戰。竟日。斬首數千級。上竟從稅議。括借都中金銀。僅得金二十萬。銀四百萬。而民間已空矣。李綱言虜

之。所。索。竭。天。下。力。且。不。足。况。都。中。乎。三。鎮。國。之。屏。蔽。無。之。何。以。立。國。不。若。姑。遣。辨。士。與。之。留。難。數。日。大。軍。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滿。所。欲。亦。必。速。歸。而。後。與。之。議。庶。不。敢。輕。中。國。而。盟。誓。可。久。也。邦。彥。等。言。都。城。危。在。旦。夕。尙。何。有。於。三。鎮。且。金。幣。之。數。不。足。與。較。綱。不。能。奪。因。求。去。上。慰。留。之。曰。第。出。治。兵。茲。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虜。酋。爲。伯。父。金。幣。割。地。一。如。其。指。遣。宰。相。張。邦。昌。奉。康。王。構。往。使。虜。騎。大。掠。城。下。馬。忠。以。京。西。援。兵。適。至。敗。諸。順。天。門。外。虜。兵。始。斂。爲。一。營。西。路。稍。通。援。兵。相。繼。至。

宋一百二十四 勤王軍之戰敗

种師道至洛。聞金人已犯闕。或言虜勢方盛。請少駐汜水。以圖萬全。師道不可。兼程而進。抵京師。金人懼。徙砦稍北。師道年已高。天下稱爲老种。上聞其來。甚喜。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索不已。日肆屠掠。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凶悖日甚。勢非用師不可。且虜兵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深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我不必與角。一旦之力。但扼守河津。絕其餉道。分兵復畿北。諸

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壁。固守。俟彼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鎖。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策也。上深然之。時姚平仲以熙河先鋒入援。种氏姚氏皆關西巨室。平仲以父古大軍未至。慮大功獨歸師道。乃云。士不得速戰。胥有怨言。上謀諸綱。綱亦變初議。令城下諸軍。緩急聽平仲節度。上日使人趣師道出戰。師道欲俟其弟師古。因奏言。過春分後。乃可戰。時距春分僅八日。上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襲虜營。欲生擒幹離。不而取。康王構以歸。夜半。上遣中使諭李綱曰。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綱率諸將出救。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虜稍却。師道言。劫寨固失策。然兵家常有出。不意以取勝者。今夕復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克。則每夕出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虜必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竟不敢用。

宋一百二十五 李綱之罷起

幹離不見宋使。詰責渝盟之故。張邦昌恐怖涕泣。康王構容止自若。金人異之。使人

來更請它王爲質。時公卿辛執胥主和議。獨李綱力主戰守。衆皆惡之。因金使之來。力請罷綱。以說於金。上遽從之。於是陳東以太學諸生。于有餘人。伏宣德門上書。請復用綱。畧曰。李綱奮勇不顧。以一身任天下之安危。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等庸謬不才。妒賢嫉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河北一棄。國家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騎必不北渡。大梁必不可都。勢將南徙。金陵自江以北。豈復爲朝廷有哉。況江表經童貫朱勔等之亂人心。未靖。雖欲安居。正不可得。陛下果將於何地奠安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存亡之計。第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而已。罷命一傳。軍民騷動。至於痛哭。咸謂不日爲左袵矣。是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闔外付種師道。宗廟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爭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衆遂搗壞登聞鼓。喧呼震地上。恐生變。勉從其請。使耿南仲宣言曰。已傳旨。宣綱矣。內侍宣綱稍遲。衆鬻而磔之。並殺他。

內侍數十人。上令聶昌再諭旨。諸生乃退。詔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之爲首者。知開封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心復大震。上亟遣使宣諭乃止。且授東以太學錄。東知事不可爲。力辭歸。

宋一百二十六 和議之初成

金人之圍城也。蔡懋禁將士乘城者。不得趣施矢石。諸軍積憤久。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莫不踊躍爭奮。虜大懼。稍稍引卻。旣而宇文虛中奉詔詣金營。許割三鎮地。虜勞師久。其部衆亦頗思歸。幹離不弗俟。金幣足額。遽退師北去。遣康王構還。而以肅王樞代之。隨虜北去。京師甫解嚴。种師道言。虜必渝盟。請乘其半濟。擊之上。弗許。師道歎曰。後必爲國患矣。御史中丞呂好問亦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之間。必傾國復來。禦敵之策。當速講求。而朝廷皆謂和議可恃。不用其言。是時姚古种師中及折彥質等。各以勤王兵至。凡十餘萬人。李綱議遣諸將尾追金軍。俟間狙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啓衅。故訖無成功。上以師道年老。議罷其兵。

柄。許翰言師道沈毅有謀。不可置閒。卒不聽。於是諸將益解體。時幹離不已退師。而粘沒喝尙圍太原。朝議忽中變。罷主和諸臣。誓守三鎮。復命師道宣撫兩河。姚古制置河北。而以師中副之。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中兩河之師。分屯滄衛孟滑。以守大河。而遏金人之再至。朝廷以大敵初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度河。上言粘沒喝在澤州。臣欲由邢相繞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又疑而不用。幹離不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稍進軍。逼之。幹離不乃出境。姚古復威勝隆德兩城。扼南北關而守之。

宋一百二十七 太原之敗

自金兵之退。朝廷上下恬熙。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禦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輒爲耿南仲等所沮。太原圍久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入。與姚古掎角。師中連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責師中進取。咎其逗遛。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

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約。古軍並進。輜重犒之物。皆不以從行。抵壽陽。爲金軍所襲。五戰三勝。距太原百里。古軍至。威勝部下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克赴師。中約師中軍饑甚。虜偵知之。悉力攻右軍。右軍潰。前軍隨之。師中獨以磨下苦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弩射退虜軍。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僅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竭而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莫不奮氣矣。金乘勝進兵。古軍亦潰於盤陀成。退保隆德。事聞。朝野大震。南仲等復議棄三鎮。李綱力持不可。乃以綱爲兩河宣撫使。代師道。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昔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軍事。今使當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章十餘上。上卒不允。綱不得已受命。上親書裘度傳賜之。宣撫司兵僅萬餘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以二十萬予之。綱至河陽。留十餘日。練士卒。繕器甲。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驟下詔。罷所召兵。綱上言。秋高馬肥。虜必深入。宗社存亡。殆未可必。今河北河東告急。之使日聞。未有一人一騎應其所求。奈何。甫集之師。又皆散遣乎。疏上不報。綱浩歎而已。

宋一百五十八 金人之再入寇

初朝廷以肅王爲金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偉曰。遼之遺裔。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衆。而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沒喝。及幹離不。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之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爲內應。仲恭還見幹離不。卽以蠟書獻會麟府帥折可求。亦言遼梁王雅里。匿跡西夏。欲結宋以復仇。吳敏勸上致書雅里。亦爲粘沒喝所得。於是金主復命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南寇。破太原。真定諸城。宰執皇惑莫知所出。乃歸咎李綱而罷之。且罷西南勤王之師。而遣使詣金軍。申議和好。時神師道已病不能興。亟上疏請暫幸長安以避賊鋒。大臣以爲怯。召還罷其兵柄。師道亦尋卒。於是老成宿將盡矣。旣而虜騎度河。恐上幸關中。乃先破洛陽。以絕其西行之道。執政孫傅因讀邱浚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衛士中訪得京好事者。或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禽二帥。蕩滅虜兵。傅遂深信不疑。力薦諸上。命

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間強弱勇怯。但擇年命合太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集。虜攻圍日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盡殺虜軍。直追擊至陰山。始止。廷臣自孫傅外。何槩尤尊信之。又有劉無忌者。募衆自效。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侈談神怪。有如狂易識者。知國之必亡矣。

宋一百二十九 京師之陷

耿南仲初侍上講讀於東宮。及禪位。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皆越次以進。位居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玠、張邦昌、王時雍等堅請割地。以成和好。上以舊學。故信任不疑。盡罷一切戰備。致金師日逼。以成淪胥之禍。是故北宋之亡。首禍者南仲。一入而已。幹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於城下。粘沒喝自河陽會之。屯於青城。使使者要上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南仲遣還。四方勤王之師無一人至者。城中守兵尙七萬人。然大都行乞羸劣之人。未就紀律。旣而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入城。人心稍定。會天未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臬數趣郭京出師。京遷延。

再。三。不。得。已。乃。令。乘。城。者。皆。下。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虜。營。京。與。張。叔。夜。坐。城。樓。督。戰。金。人。分。四。翼。譟。而。前。京。所。遣。兵。皆。散。走。守。兵。急。扃。門。京。語。叔。夜。曰。須。自。出。作。法。拒。之。因。下。城。引。餘。衆。南。走。虜。遂。登。城。焚。南。薰。門。四。壁。守。兵。悉。潰。京。師。遂。破。上。聞。耗。痛。哭。曰。不。用。种。師。道。之。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上。御。樓。諭。遣。之。何。奭。欲。親。率。居。民。巷。戰。虜。帥。忽。宣。言。議。和。退。師。乃。止。上。命。奭。輔。濟。王。栩。使。金。軍。請。成。奭。還。言。虜。帥。欲。邀。上。皇。出。郊。上。不。可。曰。必。不。獲。已。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奉。表。請。降。奭。等。皆。從。二。帥。見。帝。言。金。主。欲。別。立。一。人。以。主。宋。國。且。去。帝。號。上。默。然。不。能。答。奭。尙。謂。和。議。已。成。既。歸。都。堂。高。會。飲。酒。談。笑。終。日。翼。日。上。還。宮。士。庶。迎。謁。上。掩。面。大。痛。曰。宰。相。非。人。誤。我。父。子。聞。者。莫。不。流。涕。

宋一百三十 青城之禍

虜帥索金銀益急。且邀上再幸其營。上有難色。何奭以爲無虞。上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奭等復如青城。吳革白奭曰。車駕若出。必墮虜計。奭不聽。張叔夜叩馬諫。

上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已行矣。稽仲勉之。稽仲。叔夜字也。上旣行。都人日望駕還。而虜帥留不遣。太學生徐揆。上書請上還宮。金人取至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被殺。於是人人知虜意矣。金主得上降表。卽廢上皇及上爲庶人。而令宋遣臣吳玠。莫儔入城。責以推立異姓。且邀上皇出城。京城巡檢范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出宮。載以犢車。諸王公主妃嬪皆從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于難。金人據內侍所言。諸王妃主名姓。檄開封尹徐秉哲使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隱匿。先後搜得三千餘人。悉送之虜營。虜帥逼上皇及上易服。吏部侍郎李若水抱上痛哭。詆虜帥爲狗彘。金人曳出擊之。敗面仆地。絕而復蘇。虜又以上皇命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弗遣。吳革欲以所募勇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諸民間。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并殺之。給虜曰。宦者竊奉太子出都。被亂兵所害矣。虜帥不肯信。玠儔亦助虜督索甚亟。瓊遂以危言脅衛士。擁皇后太子並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義當同死生。因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奔赴太子。太子在車中痛哭。

大呼曰。百姓救我道旁。觀者莫不號慟。哭聲動天地。

宋一百三十一 金人立張邦昌

金人既得上皇太子。復議立異姓。李若水力爭弗得。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不爲動。罵益甚。虜搗破其唇。遂斷舌而死。虜帥相與歎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餘人。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耳。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所立。衆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會宋齊愈自虜營來。取片紙書邦昌姓名示之。衆議乃決。遂以議狀入。張叔夜不肯署狀。被執。張浚趙鼎胡寅皆逃入太學。唐恪既書名。旋仰藥死。時雍拜儔。挾虜勢逼衆署名。莫敢異議者。御史中丞秦檜與其屬馬伸吳給。獨別爲議狀。請早復嗣君。以安天下之心。且論邦昌當上皇朝。蠹國亂政。以致宗社傾危。金人怒。執檜以去。而邦昌入居尙書省矣。方金人之勸進也。邦昌僞言欲引決。或訕之曰。相公前不能死。城外今乃欲塗炭一城耶。既而金人奉冊寶至。邦昌遂拜舞受冊。卽僞位。僞號太楚。王時雍率百官拜賀。邦昌但東面拱立而

己。吳革聞變。與內親事。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室。舉義於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襲而殺之。及其徒數百人。無一降者。是日風霾暴起。日慘澹無光。雖賊衆亦沮喪。惟時雍。孳。儔。瓊。欣欣自得。以爲有佐命功也。邦昌心不自安。所拜官皆加權字。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悉去年號。惟呂好問。領門下省事。所行文書。必稱靖康二年。時雍猶欲邦昌御正殿。受朝。好問力爭。乃止。

宋一百三十二 二帝北狩

邦昌既僭位。上皇聞之曰。邦昌能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旣尸居大位。吾事去矣。因泣下沾襟。未幾。翰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北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橐。孫傳。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北去。邦昌猶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外。衆伏地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象。銅人。刻漏。太清樓。秘閣。三館。圖書。天下府州圖籍。及官吏內人。宦侍。伎藝。工匠。倡優。府

庫蓄積爲之一空。初虜帥之治行也。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止之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勒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暑致疾。則負罪滋深矣。虜帥乃不留兵而去。副元帥宗澤在衛州。聞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州。由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南。扼虜兵歸路。邀還車駕。而勤王之兵卒無應者。遂不果。上皇發青城。虜帥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牽駕者皆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謂之曰。天命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沮而退。幹離不又請上皇幼女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欽宗自離青城。常頂青氈笠。後有監者隨之。每過一壖。輒掩面號泣。至代。知州滕茂實請侍故主以行。虜帥竟不許。二帝至金。金主封上皇昏德公。封帝重昏侯。而居之五國城。

宋一百三十三 高宗卽位

高宗構者。徽宗之弟九子也。初封康王。虜兵再犯闕。以欽宗命往使。至磁。爲士民所留。欽宗因遣使持蠟書。拜王爲兵馬大元帥。以宗澤汪伯彥副之。開府相州。澤出身。

文吏而忠勇善戰。虜人畏之。伯彥及黃潛善皆藩邸舊僚。好詔佞諛。王親信之。澤以前軍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王遂以大軍濟河。時京師危急。而王惑注。黃之說。遷延不進。澤力諫。弗聽。王益疎澤。二帝旣北狩。呂好問言於邦昌曰。相公知中國人心所向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大政。猶可轉禍爲福。邦昌從之。乃迎后入居延福宮。而遣使訪求康王所在。好問又曰。天命人心已歸康王。亟遣人推戴。則功無出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待它人聲罪。致討。則悔無及矣。會宗室子崧與翁彥國起兵江淮。亦移書邦昌。指陳禍福。邦昌不得已。乃奉元祐皇后聽政。而自稱尙書左僕射。遣使奉受命寶。迎王於濟。且以后手書布告中外。其辭畧曰。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纒宮闕。禍及宗祊。緬唯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唯光武之中。與獻公之子。九人僅重耳之。尙在茲。雖天意夫豈人謀。太常少卿汪藻之辭也。會劉光世韓世忠諸將皆以兵來會。王

遂如應天府。登壇受命。改元建炎。自是以後。史家謂之南宋。

宋一百三十四 李綱之復相

帝卽位。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邦昌黨也。乃奏曰。邦昌罪在不赦。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所處耳。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之意告之。皆曰善。遂封邦昌爲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時雖召李綱入相。然天下已知帝心之偏。重和議矣。伯彥潛善自謂有佐命之勛。意必爲宰相。及召綱於外。二人皆不悅。遂合力擠綱。中丞顏岐希奏曰。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以悅金人。李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其相位。帝雖陰主和局。然初嗣大位。猶不敢顯違天下清議。岐疏上。留中不下。而岐執論不已。章五上。帝不能堪。乃詰之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奈何。岐始語塞而退。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足以定大計。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

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則天下不難定。而中興不難致。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亦附汪黃。疏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可付以大事。帝亦不聽。未幾。綱至行在。以汴京諸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甘心受僞命。欲悉按其罪。呂好問止之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若驟繩以重法。則懼者衆矣。綱乃已。於是止論靖康諸臣。主和誤國之罪。李邦彥。吳敏。姚南仲等。皆安置嶺外。

宋一百三十五 李綱之相業

綱之見上於行在也。力辭新命。曰。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復兩河。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欲然誠不足副委任。上慰之曰。朕諗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復辭。因罷顏岐中丞。并出范宗尹。綱乃泣謝。因言。昔姚崇以十事要唐明皇。而後受命視事。今臣亦欲以十事仰干天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可和。今宜先自治。專以固守為策。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以慰都人之望。必不可守而議巡幸。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程式。前日詔書。乃以張邦昌為法。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

鮮有仗節死義之臣。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唐肅
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仿行以厲士氣。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弛。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
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守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政。本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宜九曰議久任。謂端
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之德。以前四海之望。而致中興之績。上改容禮之。班
其議於朝堂。然其後。惟僭逆僞命。畧從綱議而戰守機。宜竟未一見諸行事也。

宋一百三十六 續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
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以總齊軍政。命綱兼御營使。綱入謝。因言。今日國勢不及靖
康時。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
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土風。裕邦財。寬民
力。改敵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俟吾政事已修。然後可以開
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于所當亟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國之屏
蔽。料理稍就。而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

失者。眞定。懷。衛。潛。其餘。諸。郡。皆。當。爲。朝。廷。固。守。士。民。兵。將。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不。因。此。時。遣。使。以。慰。撫。之。分。兵。援。其。危。急。臣。恐。餉。盡。兵。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而。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請。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之。意。有。能。復。一。州。一。郡。者。卽。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人。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抑。且。資。爲。禦。敵。之。用。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因。遣。傅。亮。安。撫。兩。河。亮。陝。西。人。習。邊。事。故。綱。奏。用。之。

宋一百三十七 宗澤守京之績

南宋初諸臣學問事功悉爲第一流者宗忠簡一人而已雖李綱弗及也澤之在襄陽也聞汪黃復倡和議上疏爭之曰自金虜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日日乞盟請和而已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當大明黜陟再造王室乃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聞刑部指揮不得宣播赦文于

河東陝西兩路是襁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會開封尹缺。李綱力言。綏復故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襍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懼。澤威望素著。旣至。首誅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問多寡。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拊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言。京師物價漸平。將士農工商。旅及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旋軫。舊京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陰爲金虜地耳。疏上不報。時眞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寇計。澤憂之。乃度河約諸將共圖興復。京城四面各置使。以領新集之衆。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城外沿河設連珠砦。而聯合兩河諸寨。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各路軍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商旅。守禦大固。虜遂巡河北不敢徑度。

宋一百三十八 李綱之罷相

李綱之爲相也。慨然以恢復爲己任。而上已惑于汪黃。陰有南遷之志。會戶部尙書

張。懿。建。言。三。河。之。民。怨。胡。虜。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仿。唐。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之。敢。勇。者。聯。以。什。伍。而。厲。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綱。以。其。立。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因。奏。行。之。於。是。人。心。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時。上。已。議。幸。揚。州。矣。綱。知。不。可。爲。乃。再。疏。求。去。且。極。言。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撫。東。南。起。于。東。南。未。有。能。復。中。原。者。也。精。兵。健。馬。皆。在。西。北。委。而。棄。之。豈。唯。金。人。得。志。即。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臣。亦。東。南。人。豈。不。願。陛。下。南。遷。爲。安。便。哉。願。一。棄。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念。以。二。聖。未。還。爲。仇。耻。勿。以。臣。一。人。之。去。留。輕。改。前。議。上。猶。牽。於。清。議。溫。旨。慰。留。會。侍。御。史。張。浚。抗。疏。劾。綱。論。其。買。馬。招。軍。之。擾。汪。伯。彥。黃。潛。善。復。從。劾。力。排。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猶。爭。論。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兩。河。州。縣。相。繼。淪。陷。車。駕。竟。南。幸。凡。綱。所。規。畫。軍。民。要。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洛。殘。毀。而。中。原。寇。

賊如毛矣。

宋一百三十九 和議之起點

高宗陰主和議。慮天下臣民之不服也。乃藉祈請二帝爲辭。以箝制天下之清議。於是黃潛善白遣宣義郎傅雱使金。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及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國事強。則二帝不俟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仍無益耳。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爲名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不得已。姑從之。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粘沒喝。是時粘沒喝專政。金主不能令。守位而已。幹離不聞。上即位。議歸上皇以脩好。粘沒喝未之許。會幹離不病卒。事遂中止。旣而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自燕山至。勛臨行。上皇出御衣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如有恢復中原之策。第竭力行之。毋以我爲念也。勛至行在。以御衣進。上出示宰臣。因泣下不止。勛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南歸。執政難之。竟出勛于外。未幾。

李綱罷相而祈請之議復起。詔選朝臣能專對者。朝奉郎王倫出應詔。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倫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兵已大舉南下矣。倫邀說百端。粘沒喝終不聽。使倫就館舍守之以兵。既而上皇與淵聖並由燕山遷居蓑郡。蓑古奚國也。諸王宗室在燕者尙千八百人。金人計口給糧。監守嚴密。死者甚衆。

宋一百四十 高宗之南渡

李綱既去。上與汪黃等遂決南遷之計。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脩城池。既而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俟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於是宗澤極言京師不可棄。斥汪黃贊議之非。疏上。二人皆笑。以爲狂。上意遂決。十月朔。登舟南下。時兩河雖已殘破。而民心思宋所在。結爲團社。皆用建炎年號。金守將多棄城走者。及聞上南去。無不解體矣。宗澤招撫羣盜。募兵儲餉。召諸將約日度河。諸將皆灑泣聽命。澤乃上疏言。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援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未有祭享之地。兩河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

於塗炭。乃欲南幸。江表耶。今京城已固。兵械已足。人心已奮。望陛下勿沮萬衆。敵慄之氣。而循東晉已覆之轍。帝得疏。卽下詔刻日還京。然實無意。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疏。皆爲汪黃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輒矍然曰。吾以二帝北狩。憂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吾死無恨矣。因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疾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遂卒。都人號痛如喪慈母。以澤子穎久居戎幕。素得士心。羣請以穎繼父任。汪黃恨澤。竟不許。而以杜充代澤。充酷而無謀。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來降者復叛去。剽掠矣。

宋一百四十一 岳飛畧傳

鄂國忠武王岳飛。南宋朝吾民族第一偉人也。相州湯陰人。字曰鵬舉。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終其身。父和。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時。應募從戎。金人入寇。隸宗澤麾下。數有功。澤大奇之。授以陣圖。飛謝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言。陛下誕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彼方謂吾弱。宜乘其怠擊之。今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上。忤上意。奪官歸。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問曰。汝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要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命從王彥度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敵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大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虜卒不來。飛引兵益北。入太行山。復遇敵。大戰。飛單騎持丈八鎗。刺虜帥黑風大王墜馬。虜大奔。飛由是名震河南北矣。

宋一百四十二 金人南寇

金人聞上幸揚州。知中原可取。遂大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入寇。粘沒喝自雲中

下太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南。兀朮自燕山南下。由滄州度河。攻山東。婁室與撒離喝。自蒲州度河。攻陝西。此爲金人第一次入寇之師。時建炎元年十二月也。兀朮自鄆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宗澤方對客圍碁。笑語僚屬曰。何事張皇。乃爾。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虜後。邀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驟起。前後夾擊。兀朮果大敗而去。粘沒喝既陷西京。亦東出圖汴。澤遣將王宣迎擊。破走之。金自是不敢犯東京矣。婁室度河。破同華諸州。進圍永興。時長安守兵悉赴行在。孤城單弱。守臣唐重知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與諸將楊宗閔等出城力戰。死。婁室既得長安。遂鼓行而西。隴右諸郡望風降附。兵勢益張。熙河大將劉惟輔以二千人迎擊於秦州之新店。破之。斬其帥黑鋒。金人爲之奪氣。西垂恃以少安。自虜騎度河。諸郡告急。章疏絡繹。汪黃悉匿不以聞。羣臣莫敢言者。惟內侍邵成章乘間言二人必誤國事。上怒。竄之嶺外。於是三人之勢愈張。金人之至也。大府雄鎮擁兵數萬者。莫不望風披靡。石壕尉李彥仙獨以民兵數千屢破大敵。克其五十餘砦。遂復陝州。

詔以彥仙爲知州兼安撫使。彥仙益募兵。庀餉。有埽清河洛之志。乃知虜之非不可敵。而諸將畏意之罪。實不容於死也。

宋一百四十三 金兵之初度江

宗澤之薨也。金人復分道南下。杜充奔東京。遁歸行在。時上方倚任汪黃。嘗語羣臣曰。潛善爲左相。伯彥爲右相。朕無憂矣。於時金兵已破山東羣寇。蜂起而潛善伯彥益務蒙蔽。不以上聞。及金人已陷楚州。劉光世韓世忠兩軍皆潰。粘沒喝乘勝破天長。去維揚咫尺地耳。上猶未之知也。已而內侍報金人已至。始倉皇被甲乘騎。馳至瓜洲。得小舟度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從在左右。乃間行至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汪黃猶帥同列聽浮屠說法會食。甫竟。堂吏大呼。駕已行矣。二人相顧愕眙。乃戎服乘馬南奔。居民爭門出死者甚衆。無不怨憤。司馬卿黃鈞至江上。衆以爲潛善也。嘗曰。誤國殘民。皆汝之罪。鈞方辨已非是。而首已斷矣。時事起倉卒。儲胥器仗委棄一空。宋自是不復能自振。鎮江諸臣爭請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王淵獨謂

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先據蘇州。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可以自守。上聞之大喜。即日啓行。取道平江。至杭州。竟駐蹕焉。自是以後。車駕雖往來臨安。金陵兩處。然不能度江一步。遂無復經畧中原之日矣。汪黃至杭。御史中丞張激論二人大罪二十事。致天子蒙塵。生靈塗炭。乞明正其罪。以謝天下。上不得已。罷潛善知江甯府。伯彥知洪州。而以朱勝非爲宰相。

宋一百四十四 苗劉之變

上之遷臨安也。以王淵爲有定策功。命簽書樞密院事。淵本無大勛。一日趨居諸將右。將士悉懷不平。而苗。傅。劉。正。彥。自負。世將。尤憤。憤。正。彥。兼。以。招。降。劇。寇。功。高。賞。薄。怨。上。二。人。因。深。相。結。納。是。時。宦。者。康。履。藍。珪。皆。貴。寵。用。事。履。尤。妄。作。威。福。陵。忽。諸。將。會。上。將。臨。浙。觀。潮。內。侍。盛。飾。供。張。傅。等。怒。叱。之。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今。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疾。宦。官。言。于。正。彥。正。彥。曰。會。當。共。誅。之。因。相。與。密。謀。先。殺。王。淵。然後。盡。誅。宦。者。議。既。定。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猝。而。殺。之。傅。正。彥。即。擁。兵。至。

行宮。分捕諸宦官。皆殺之。上登樓問故。傅厲聲對曰。天下生靈。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橫恣故耳。不斬康履。臣不還營也。上不得已。執履付之。傅等卽磔諸樓下。軍士猶不肯退。傅更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淵聖若還。何以處之。上乃下詔。遜位於皇子。寡而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出諭。傅等曰。強敵壓境。中外岌岌。吾一老婦人。抱三歲兒決事。其何以令天下。耶。傅等不聽。宰相朱勝非白上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正可緩之以爲後圖。於是皇子卽位。而尊上爲睿聖仁孝皇帝。遷居別宮。大赦改元。傅正彥又欲挾上走徽越。勝非怵以禍福。始懼而止。

宋一百四十五 續

改元。赦書至。平江守臣張浚。秘不宣。旣而得。苗劉所傳檄。乃慟哭。謀起兵。時張俊方屯江上。傅謀奪其兵。令以三百人赴秦鳳。俊不受命。而引所部八千人。從浚於蘇。呂願浩在金陵。遣人寓書於浚。浚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復書約共起兵。且召劉光世於鎮江。浚以大軍未集。未敢宣言討賊。僞命除浚禮部尙書。浚陽拜命。而託故

遲不赴闕。會韓世忠將赴行在。至常熟。浚聞之。曰。世忠來。吾事濟矣。因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醑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相持痛哭。浚大慙。將士皆感憤。聽命。於是令世忠趨秀州。據餉道。以待大兵之至。世忠至秀。大脩戰具。傅正彥始懼。謀諸勝。非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安國夫人。俾返世忠。梁氏疾馳去。一日夜抵秀。顧浩浚。遂以大軍發平江。上疏乞帝反正。傅等聞之。震恐。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遲遲未進者。俟此間自反正耳。若俟其至。公等將置身何地乎。傅正彥始白太后。還政于帝。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上馬。還行宮。與太后同御前殿。復以建炎紀年立皇子塹爲皇太子。塹次年旋卒。高宗遂無子。以傅爲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而賜之鍊券。以安其志。

宋一百四十六 續

顧浩浚次秀州。諭諸將曰。今主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之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之事可鑑也。進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植鹿角。

于中流。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光世俊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弓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大潰。南走。勤王軍入北關。傅正彥以精兵二千。夜開涌金門遁走。願浩浚至行在。執傅黨王世修等盡誅之。傅正彥謀據八閩。世忠引兵討之。傅等逆戰敗走。爲野人所執。遂斬于臨安。朱勝非乞罷許之。呂願浩代爲宰相。始嚴禁內侍。干預政事。不得與將帥武人交通饋遺。懲康履之亂也。苗劉之變。雖若於全。局無所損益。而南宋偏安之局。實於是役決之。何者。太祖擁立于諸將之手。故生平最忌武臣。抑武右文。傳爲家法。雖當喪敗之餘。猶斤斤以此爲大事。高宗天資陰刻。益不喜將帥之建大功。得士心。重以苗劉之變。幾爲周赧。漢獻之續。復辟以還。痛定思痛。所刻刻猜防者。惟此一事而已。故岳飛功最高。則殺之。韓世忠勛伐次之。飛則廢棄之。若張俊之卒伍庸才。劉光世之遇敵奔潰者。則始終恩眷不少。替焉。嗟夫。人主方持此心。以馭其臣。而南宋之臣民。顧猶望神州之光復也。夫亦可。

傷也哉。

宋一百四十七 航海之役

金之初用兵於中原也。種人苦南土之炎歊。秋高則內寇。春暮則北歸。歇夏歲以爲常。其主兵將帥。前則粘沒喝。後則兀朮。而兀朮之雄勇較諸粘沒喝尤爲過之。建炎三年七月。粘沒喝旣歸。兀朮復大起河朔兵馬南侵。時則呂頤浩杜充并爲宰相。頤浩在政府。而充則外總兵柄。開府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池州。皆受充節制者也。充性嚴急。而無謀。諸將皆輕之。光世尤與充不協。詔移屯江州。扈隆祐太后。時在後在洪州。兀朮分兵兩道。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在金陵。聞之。急歸臨安。甫數日。又如越州。光世在九江。日置酒高會。不以兵事置意。金人渡江已三日。人無知者。一日突至城下。光世竟棄城遁走。太后聞變。奔虔州。虜盡陷江西諸州。兀朮亦由和州南度。至建康。杜充戰敗。遂舉城以降。上聞之。語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以航海之策進。上然之。遂如明州。治海舟爲避敵計。兀朮入獨松關。語其下曰。南朝

若以羸兵數百守者。吾豈能飛度哉。遂乘勝入臨安。遣其將富埒渾。以精騎度浙。追上。上急乘樓船入海。虜進破明州。屠其民。以舟師追上。弗及而還。其在江西者。又西犯湖南。陷潭州。屠其城而去。是役也。東盡浙海。西至長沙。南訖五嶺。士民之被其荼毒者。以數千萬計。開關以來。未有之巨變也。四年二月。江南地氣早煖。虜不能堪。乃班師北歸。焚臨安城。子女玉帛。悉括之以去。以輜重遼陸不便。乃以舟師。取道秀州入長江。

宋一百四十八 金山之戰

金山之役。虜犯中原以來第一大衄也。初韓世忠駐軍鎮江。遏虜歸路。兀朮至江上。世忠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此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乃先遣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急起合擊之。敵果至。有五騎趨廟。伏兵起。獲其二騎。其三騎遁去。有衣紅袍者。墜而復乘。卽兀朮也。旣而合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過。俘獲甚衆。

兀。尤。壻。龍。虎。大。王。亦。在。俘。虜。中。兀。尤。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弗。許。益。以。名。馬。又。弗。許。遂。泝。流。西。上。世。忠。循。北。岸。虜。循。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尤。窘。甚。或。進。策。曰。老。鶴。河。故。道。雖。堙。然。鑿。之。可。達。秦。淮。兀。尤。從。之。一。夕。渠。成。長。三。十。餘。里。遂。趨。建。康。而。去。岳。飛。以。三。千。人。邀。擊。於。新。城。又。大。破。之。虜。復。趨。淮。西。世。忠。據。黃。天。蕩。以。邀。之。兀。尤。已。窮。蹙。累。遣。使。祈。哀。世。忠。要。以。還。兩。宮。復。疆。土。兀。尤。語。塞。金。人。皆。不。習。水。戰。會。有。閩。人。王。姓。者。爲。虜。謀。教。以。土。鋪。舟。中。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乃。出。且。以。火。箭。射。南。軍。箬。篷。則。不。攻。自。破。兀。尤。從。之。世。忠。果。大。敗。虜。得。從。容。北。去。然。自。是。知。南。軍。有。人。且。憚。長。江。風。濤。之。險。不。敢。復。言。渡。江。矣。

宋一百四十九 張浚經畧川陝

宋。之。終。於。偏。安。者。非。獨。高。宗。與。汪。黃。秦。檜。之。罪。而。張。浚。之。輕。躁。寡。謀。喪。師。辱。國。亦。不。能。辭。厥。咎。焉。一。敗。于。富。平。而。喪。師。十。餘。萬。再。潰。于。江。上。而。喪。師。幾。十。萬。三。敗。于。符。離。而。喪。師。又。十。八。萬。三。戰。三。北。而。宋。不。復。能。北。顧。中。原。矣。講。學。家。以。南。軒。之。故。曲。爲。魏。

公開脫門戶之見。豈公論哉。南度之初。關中雖數被蹂躪。然虜兵條去條來。未嘗久居。秦之吏民。依然爲朝廷守也。浚既有勤王之勛。上甚倚之。浚言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秦。蜀則東南無以自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練兵儲粟。以待巡幸。置幕府於秦州。浚因請上幸武昌。與關中爲首尾之勢。上許之。浚旣行而上意中變。竟弗肯西。時金兵猶未度江也。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後據兩川。左通荆楚之財。右出秦隴之馬。恢復中原。必基于此。於是辟劉子羽。叅議軍事。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爲宋室才臣。長於綜覈。于食貨算無遺策。雖喪亂之餘。軍用不可勝計。而財力常沛然有餘。民間亦不知有供億之苦。麾下諸將如吳玠。吳玘。兄弟皆一時名將。名亞岳韓。使浚能知人。善任。持重。擇利。則進可經畧中原。退亦可分金人南下之勢。何至一敗塗地。幾舉全蜀而喪之哉。

宋一百五十 富平之敗

兀朮之歸自江南也。浚以金兵猶據淮上。恐其復擾東南。謀所以牽制之者。欲分道出同州郵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大舉西侵。浚畱其將至。檄召熙河秦鳳涇原環慶四路軍馬。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熙河帥劉錫爲總統。迎敵決戰。主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有利則五路俱失矣。不若且屯利闡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召諸路來援。縱有不捷。未爲大失。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甯不知此。顧東南方急。不得不爲此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以須其弊。亦不從。軍次富平。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當擇高阜據之。使不可敗。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且前有葦澤。彼雖有鐵騎。勢無所施。何畏於彼。而先徙壘以示弱乎。遂戰。金人輿柴囊土。盡填諸澤。淖爲平地。進薄我師。劉錡身先將士。直前對敵。搏戰方酣。勝負未分。而敵以驍騎蹙趙哲軍。哲不戰而走。諸軍從之大潰。死者十餘萬。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秦州。召趙哲至。數其罪而斬之。自是而關中永淪於左袵矣。

宋一百五十一 金立劉豫

八十二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耶律德光故事。立其臣爲君。背倫紀。而
獎亂賊。莫甚於斯舉矣。金人固無足責。而張邦昌、劉豫皆以衣冠之士。忘耻事仇。以
媮一朝之富貴。此卓莽之所不屑爲。而中朝士大夫相率背君親而仕於其朝。世道
人心。尙可問乎。劉豫者。景州阜城人也。元符中舉進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金盃紗
衣。爲言者所擊。建炎初知濟南府。時山東多盜。豫不願往。乞東南一郡。執政弗許。豫
大憤。及金兵入寇。遂舉郡降之。金人始得中原。懼民心之弗順也。因以河南、山東、陝
西之地。冊豫爲齊國皇帝。奉金正朔。父事金主。都於大名。旣又遷汴。以張孝純爲宰
相。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孝純當靖康時。堅守太原。頗懷忠義。力竭城陷。
猶不肯降。金人囚之數年。至是乃送諸豫。孝純遽變節。爲豫盡力。識者病之。豫又遣
其臣劉偃以榜旂招諭徐州帥趙立。偃立之故人也。立曰。吾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
執而燒殺之。時稍有識者。皆知金人立豫。不過暫時休兵。而用以敵攻敵之計。使豫

與江南相持。已得蓄全力以制其後。必不肯令豫常主中原。於是上有上策於豫。勸其以河南陝西反正者。而豫不能用也。

宋一百五十二 和尙原之捷

張浚之敗于富平也。關隴六路盡沒于金。爲宋守者。僅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玠自敗後。即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吾在此。虜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正所以保蜀也。終不肯退。玠在原上。軍令嚴肅。秋毫無犯。民感其惠。常夜輸芻粟助之。金人怒。伏兵邀殺。且令爲保伍法。犯者相連坐。而民間冒禁輸送如故。於時玠兄弟止散卒數千。而朝命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衆皆感泣。願盡死力。旣而兀朮會諸帥之師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砦壘石爲城。夾澗與玠軍相持。金自起塞外。狃於常勝。及與玠遇。每戰輒北。憤甚。進薄和尙原。志在必取。玠與弟璘。選神臂弓。命諸軍更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

繁如雨注。虜兵稍卻。則以奇兵。殲擊。更絕其餉道。度虜已困。且將遁。設伏於神岔溝。以邀之。虜果至。伏發。遂大亂。玠自後。縱兵夜擊。金兵大敗。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難其鬚髻。而遁。金人自入寇。已來。未有如斯役之大。創者。蜀地所由保全。而長江上下。游皆恃以無恐者。斯役實有力焉。

宋百五十三 秦檜之執政

南宋所以偏安江左而不克經畧中原者。由高宗之忍耻事仇。而汪黃秦檜輩。乃探其意旨。而以和議爲固位之謀。論者嚴於誅檜。而寬於責構。是猶墮高宗之術中耳。雖然。檜之罪。又何可末減哉。檜字會之。江甯人。政和中登進士第。歷官御史中丞。金人之議立張邦昌也。檜進狀力請立趙氏子孫。忤虜帥意。被執北去。天下方歎其忠。建炎四年。檜忽偕其妻王氏。自虜中航海南歸。至行在。自言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力薦其忠。上命檜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當使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又奏所草與金帥撻懶求和書。帝語宰相曰。檜樸忠過人。朕得

之喜而不寐。蓋既知二帝母后消息。且得一佳士也。遂命爲禮部尙書。未幾。進參知政事。始朝廷雖數遣使如金。然猶且戰且守。其專意解仇。媿和則實自檜始。然後知其。在虜庭。首倡和議。故撻懶始縱之歸耳。檜由宗尹得進。既得志。則反擠之。宗尹果罷。相檜覬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請其說。則曰。今未在相位。不可行也。既而上微聞之。知其必能贊成和局也。遂命檜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宋百五十四 仙人關之捷

和尙原戰後。虜之不敢窺蜀者數年。旣而劉子羽敗於饒風關。和尙原遂爲兀朮所破。初吳璘之守和尙原也。玠慮餉道不繼。而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仙人關。名之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紹興四年三月。兀朮復與諸帥合兵十萬。由和尙原進犯蜀境。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自以萬人當虜衝。檄璘自武階入援。璘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勢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

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弟二隘。璘突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虜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來攻。楊政以撞竿碎其梯。刺以長矛。虜死者無算。諸將有請別擇地者。璘拔刀畫地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隊。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應。戰久。璘軍少。憊急。弟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使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遣將田晟以長斧大刀左右縱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達旦戰。猶未息。諸將王武等率銳士馳入金營四面奮擊。射韓常中其左目。虜始宵遁。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妻孥來。誓必取全蜀。旣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宋百五十五 南宋朝局之大畧

秦檜之秉政也。欲傾呂頤浩而去之。乃多引知名之士。布列清要。而胡安國尤被親。

重安國侍講。禁中嘗力薦檜賢。過於張浚。諸人請上專任檜。及頤浩自常州還。知其故。乃深憾檜。於是風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議和。沮恢復大計。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政事。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檜既罷。上嘗謂宰執曰。檜曾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此則朕亦北人也。將安所歸。令詞臣以是語載入罷檜制詞。播告中外。由是觀之高宗。固未嘗不識檜之奸矣。頤浩既去檜。屢請恢復之期。謂今日東南精銳之士。猶是中原舊人。恐久而消磨。將不復可用。且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審斷早定。決策北向。上方陰主和議。終不肯從。頤浩遂積忤上意。未幾亦罷。頤浩有膽畧。善騎射。嫻習兵事。艱難之日。人倚爲重。及其去也。君子惜之。頤浩去而趨鼎張浚並相。鼎與浚並力排和議。爲清議所歸。然浚意在進取。而寡謀。輕率以僨事。鼎則不然。其謀國也。專以自守爲主。蓋是時南北分立之勢已成。非有灼然可乘之衅。毋甯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覆敗之辱。必本根固而後敵可圖。仇可復。此則鼎之所善於浚者也。

宋百五十六 金兵之再入寇

八十八

劉豫謀入寇。請師于金。金主使粘沒喝與兀朮會之。上聞兩寇合兵而來。召羣臣議戰守。皆勸上它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焉往。唯親征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奮然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議和。而彼意無厭。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皆奮。臣敢信成功之可必也。於是命浚宣撫浙西江東。王瓌制置江西。劉光世自建康移屯太平。時鼎已拜安撫四川之命矣。光世不願行。遣人風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它人任患耶。鼎聞之。恐上意中變。力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則人心離。換長江之險。亦不可復恃矣。上意乃決。即日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俄而韓世忠捷奏至。上在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長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親冒矢石耶。上乃止。自豫僭逆。朝廷以金人之故。至稱之曰。大齊至是始聲言其罪。以厲六師。

宋百五十七 大儀之捷

世忠屯維揚。使統制解元守承州。當金步卒。而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會魏良臣使金過揚。世忠命軍中撤鼙。以給良臣。謂奉詔移屯平江。良臣信之。旣行。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移軍趨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約曰。聞鼓聲則齊起奮擊。金帥見良臣。知世忠已南度江。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世忠麾旂鳴鼓。伏兵四起。旂色與金旂相襍。虜兵大亂。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入陣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時久雨初霽。金兵多陷泥淖中。不得出。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虜人。馬死傷無數。擒其大將二百餘人。而世忠別將董旼亦擊敗金兵于天長之鷓鴣口橋。元至承州。決河灌金營。而設伏以待之。一日十三戰相持未決。世忠使成閔往援。復大破之所俘獲萬計。追奔至淮上。金兵驚亂不復能成列。相蹈藉溺死者甚衆。論者謂此役爲中興武功第一。金人自經此大衄始有求和之志。趙鼎奏金人遁歸宗社之福尤當博采羣言措置守禦以

終恢復之業。上優詔答之。

九十

宋百五十八 岳飛削平羣盜

自兩京不守。江漢以南。羣盜并起。而尤以李成楊太爲最強。成據襄樊。太據湖湘。皆與逆豫遙相應援。行朝稍暇。始議征討之策。岳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門戶。今當先定襄樊。以除心膂之患。然後加兵湖湘。殄滅羣盜。上謂趙鼎知上游利害。無若飛者。遂以飛爲荆南制置使。飛帥師濟江。中流顧將士曰。飛不滅賊。誓不涉江矣。旣而盡復襄樊六郡。李成北走。依劉豫。飛奏金人所貪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立。人心不服。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吾故疆。誠易爲力。襄樊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溥。詔從之。於是屯田之議起矣。尋詔飛以清遠軍節度使南征楊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帥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飛至湖南。所部皆西北人。未有習水戰者。而楊太恃洞庭之險。衆皆難之。飛曰。兵無常勇。顧用之何如耳。乃先招降太黨黃佐。開誠御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會張浚召飛旋師。欲俟來年進兵。飛袖地

圖示浚曰。已存定畫矣。都督能少留八日。可觀飛破賊。浚曰。何言之易耶。飛曰。王瓌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短攻者。故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必成禽矣。浚曰。善。果八日而捷音至。

宋百五十九 藕塘之捷

紹興六年。張浚出屯淮上。以圖中原。使韓世忠駐楚州。張俊駐盱眙。劉光世守合肥。岳飛守襄陽。榜逆豫罪惡。刻期進軍。豫聞之大懼。乞師于金。金主不許。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衅。蓋是時金已陰有廢豫之志矣。豫未得金援。遂自僉鄉兵三十萬。遣其子麟猷將之。分道入寇。時邊報甚急。俊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貽書戒之曰。賊豫以逆犯順。自取滅亡。苟不能埽除。將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但有進戰。斷無退守。會光世已棄合肥。將南趣采石。淮西人心大震。浚急令呂祉詣光世軍中。諭曰。有一人度江者。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相應。麟

至淮西。爲三浮橋以濟。軍於濠壽之間。猥軍爲世忠所敗。亦趨合肥。與麟合勢。沂中遇諸藕塘。猥依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使裨將吳錫率勁兵五千突入其陣。猥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劉猥已成禽矣。賊衆錯愕。駭視。張俊復親率大軍自賊背擊之。猥衆大敗。橫尸徧野。猥以首抵其佐李嶠。曰。適見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麟聞猥敗。亦拔砦走。北方爲之大震。金人遣使來詰豫敗狀。由是廢豫之意益決。

宋百六十 劉豫之廢

初豫之得立也。由於粘沒喝。兀朮志在兼并中原。弗善也。旣而粘沒喝以被讒失兵柄。憂鬱死。兀朮專政。遂決意廢豫。取河南陝西地。會岳飛遣間齎書詣豫。約同誅兀朮。而故洩其書。兀朮大驚。即持白金王。金王命兀朮撻懶。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使人召劉麟議事。麟至。麾騎翼而禽之。遂馳入汴京。豫方習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諸金明池。

翼日。集百官宣詔。廢豫爲庶人。詔語畧曰。建爾一邦。迨茲八稔。尙勤兵戍。安用國爲。豫旣廢。乃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行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尙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當請汝舊主少帝。仍爲爾等天子。由此人心少安。金人置行臺尙書省于汴。盡括宮省金帛。得金百二十餘萬。銀千六百餘萬。錢絹稱是。於是汴之菁華盡矣。岳飛奏請乘廢豫之際。擣虜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宋百六十一 金人初許和議

劉豫之廢也。上皇卒於五國城。已數年矣。上數遣王倫使金。求返梓宮。及歸。皇太后不已。紹興八年。復以秦檜爲相。而罷趙鼎。于是舉朝士大夫無敢爭和議之非者。旣而金使張通古。蕭哲。隨王倫至行在。以詔諭江南爲名。許以河南陝西地歸我。且持封冊來。要上親拜受。舉國海洶。欲擊殺通古。上亦不敢過違清議。乃謬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耶。於是用給事中樓炤議。以諒陰不言爲辭。使檜攝

冢宰詣館受書。人情始安。而和議自此定矣。初檜之倡和議也。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以遮蔽江淮。因力論議和之非。願效死。率先迎敵。必不克。而後言和。未爲晚也。上卒不許。及是復上疏請舉兵決戰。兵勢最重之地。願自當之。今虜待陛下而舉國士大夫。偷安賣國。使人心離散。士氣凋沮。請立黜主和之臣。以伐虜謀而作士氣。又不報。岳飛在鄂。聞金人將歸我河南。上疏力爭。畧謂虜情叵測。和議難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九年春。以金國通和。大赦境內。赦書至鄂。飛又上疏爭之。畧曰。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疏入。檜益怒。遂成仇隙。

宋百六十二 金人之敗盟

金之歸我河南陝西地也。本撻懶之謀。韓喇布及兀朮。皆以爲不可。及張通古使還。言宋方置戍河南。當乘其未定。亟事進取。韓喇布然之。俄而撻懶以罪被誅。虜遂決議敗盟。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撤離喝自河中趨陝西。分兵畧取

諸郡。於是兩京守臣皆以城降。秦檜聞之甚懼。使其黨馮檝入探。上意謬請起張浚視師。上正色曰。朕嘗覆國不用此人。檝報檜。檜知上之未厭已也。意始安。上聞有金師。乃命岳飛經畧京西。賜以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爲遙制也。飛遣其將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向西京。暨經畧汝潁陳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太行忠義社。兩河之失。河北民皆聚太行山中。據險設砦。與虜相抗。自號忠義社。取河東河北州郡。又遣兵東應劉錡。西援郭浩。而自將大軍。長驅以圖中原。臨行密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太子事幸後。儲位久虛。然後巡幸金陵武昌諸郡。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仇之意。旣而李寶牛皋相繼捷於京西。飛自引兵復蔡汝兩州。張憲破韓常於潁昌。復淮甯府。張應復西京。郝叟復鄭州。楊遇復南城軍。京西州縣無復爲虜守者。而韓世忠亦克海州。張俊將王德又下宿州。金將在亳州者聞德至皆棄城遁去。建炎以來未有如是役之頻。奏大捷者也。

宋百六十三 李顯忠之南歸

李顯忠。原名世輔。綏德青澗人。李氏自唐以來世爲軍職。世輔年十七已隨父永奇。

出入行陣。金人之寇陝西也。世輔隸王庶帳下。虜夜宿土穴中。世輔往襲之。繼而入。得十七人。盡殺之。斬二級以歸。庶深奇之。及金以陝西與劉豫。授永奇父子官。且徵世輔詣東京。永奇泣與之別。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勿以我故。輕墮忠節。事成而我死。亦不朽矣。世輔痛哭受命。至汴。即密遣人懷蠟書詣行在。豫之廢也。兀朮校獵淮上。以世輔自從。世輔密探淮水可涉處。謀襲執兀朮歸朝。不克。旣而兀朮使世輔知同州。世輔歸省父。永奇戒之曰。同州通南山驛路。汝可執其酋長。渡洛南歸。第馳書報我。我當以兵襲取延安也。會撒離喝來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水上。舟後期不得度。望追騎已紛紛來。撒離喝搏頰求哀不止。世輔乃與折箭爲誓。約毋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世輔遂由山顛推之下。追騎爭馳救。得不死。世輔知南歸路絕。乃携其老幼。長驅而北。急遣人告永奇。永奇亦挈家以行。中途遇金兵。家屬三百口皆被害。無一降者。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及金歸陝西地。世輔始南還。上召見。慰撫再三。遂賜今名。後卒爲中興名將云。

宋百六十四 順昌之捷

女真犯順。以來。諸將無慮。數百戰而戰。最苦功最高。未有如劉錡順昌之捷者也。初金人既返我河南。朝廷以錡爲東京副留守。帥所部往戍。至渦口。聞金已度河據汴矣。乃舍舟登陸。一日夜行三百里。入順昌城。與知府陳規爲守禦計。時將士隨錡者皆携孥以行。或言於錡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兵遮護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而東京已爲金所陷。今至此。幸有城可守。奈何棄之。乃繫舟沈諸河流。示無去意。置妻孥僧寺中。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勿令辱賊手也。於是將士皆自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吾軍不武。今當爲國家破賊立功。以雪此恥耳。時城中守備一無可恃。錡日夜部署。六日。粗畢。而金人已涉潁。至城下矣。錡設伏禽一金將。詢之。知虜軍去城三十里。夜遣兵襲之。頗有斬獲。旣而葛王烏祿即金世宗以兵三萬薄城。錡大啟諸門。以俟。虜疑不敢進。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射之。金兵死者不可勝計。時順昌被圍已四日矣。而虜兵至者益多。錡募壯士五百。

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有辮髮者。輒殲之。金人退十五里。而軍鋒復募百人。往命折竹爲叫。人持其一。直至金營。電所燭。則奮起擊之。電止。則匿不動。百人者。聞吹竹聲。則衆聲止。則散。金人益不測其多寡。終夜自戰。積尸如山。阜不得已。始退軍去。

宋百六十五 續

兀朮在東京。聞前軍之敗也。憤甚。卽索韉上馬。率十萬衆來援。至城下。召諸將。責以喪師之狀。皆對曰。南人用兵。今非昔比。不可輕也。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此城。直用韉尖趨倒耳。下令明日會戰。錡置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時天大暑。金人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皆饑渴。食水草。輒病。困莫能與。錡意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日晡矣。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應之。士皆殊死。門入虜陣。刀斧亂下。金兵遂大北。旣而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兀朮亟拔營去。錡自將追之。兀朮被白袍乘甲馬。兵皆重鎧。戴鐵兜鍪。號鐵浮圖。錡軍以鎗標。

去。兜。鑿。用。巨。斧。斷。其。臂。碎。其。首。金。又。以。鐵。騎。分。左。右。翼。爲。拐。子。馬。皆。女。眞。爲。之。號。曰。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敵。至。是。亦。爲。鏘。軍。所。殲。兀。木。所。恃。以。橫。行。中。原。者。十。喪。其。七。八。矣。後。洪。皓。自。虜。中。歸。言。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器。珍。寶。悉。輦。之。以。北。意。將。指。燕。以。南。棄。之。苟。諸。將。同。心。協。力。分。路。進。討。則。兀。木。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宋百六十六 岳飛朱仙鎮之捷

飛之規復西京也。秦檜方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會飛已復河南州郡。相繼奏捷。遂不聽若虛之言。而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進攻。而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木大恐。會諸帥將并力一戰。飛曰。虜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木怒。帥諸軍逼鄆城。飛命子雲引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遇。大戰數十合。殺傷無數。兀木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令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仆則衆馬皆莫能興。飛自引大軍從後奮擊。遂大破之。兀木

痛。哭。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長。已。矣。因。復。益。兵。十二。萬。次。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與。戰。小。商。橋。殺。二。千。人。誠。其。大。將。一。再。興。亦。死。焉。焚。其。尸。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金。人。又。大。敗。兀。朮。宵。遁。追。奔。十。五。里。飛。語。雲。曰。敵。屢。敗。必。還。攻。潁。昌。汝。速。往。救。之。雲。亟。往。兀。朮。果。至。守。將。王。貴。將。游。奕。軍。雲。帥。背。嵬。軍。戰。于。城。西。大。破。金。兵。於。陣。斬。兀。朮。壻。夏。金。吾。而。還。會。飛。所。遣。將。梁。興。糾。合。太。行。忠。義。敗。金。人。于。垣。曲。又。敗。諸。沁。水。遂。復。衛。州。斷。金。人。往。來。河。北。山。東。之。路。飛。進。軍。朱。仙。鎮。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軍。五。百。奮。擊。又。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守。陵。官。名。行。視。諸。陵。且。葺。治。之。

宋百六十七 岳飛奉詔班師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莫。不。知。之。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旂。幟。皆。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餉。義。師。焚。香。迎。候。者。不。絕。於。道。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復。能。行。兀。朮。欲。僉。軍。以。拒。飛。河。

北無一人應募者。乃歎曰。自吾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者也。金大將多密受旂榜。舉衆來降。韓常亦約以兵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將士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度河而秦檜定議。畫淮以北悉與金人。飛聞之。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走渡河北。而我豪傑向風將士。用命時不再來。機難坐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無援。不可久留。請詔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矣。飛之還也。民遮馬痛哭。飛亦悲泣不止。取詔書示之。曰。吾不得擅留也。哭聲振野。飛爲留五日。以待遺民之相從。南歸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去後。河南新復州郡皆復爲金有矣。人第知賊檜之誤國殃民。而不知逆構之忘親事仇。固和議之主謀。而宋室之亂臣賊子。若檜者。特爲其所用耳。

宋百六十八 岳飛被害之由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之難制也。欲盡收其兵權。而後除之。於是召韓世忠張俊岳

飛赴行在。論功行賞。至則盡罷兵柄。而除世忠俊樞密使。飛樞密副使。宣赴樞府治事。三帥所統諸軍。悉收隸御前。飛在諸帥中年最少。由列校拔起。累立大功。張俊不能平。飛恆屈己下之。淮西之役。俊不願進軍。以乏餉怵飛。飛不爲止。俊愈恨之。遂與檜比。而傾飛。飛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憤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檜聞之。愈怒。于是陰有殺飛之志。會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言和議。而岳飛尙在和局。何由可成。必殺飛。乃可許和耳。檜亦以飛一日在朝。必梗和議而已。亦終不免禍。故決意殺之。乃諷其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逗遛不進。後又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不守。皆認辭也。疏入。飛遂罷樞密。以萬壽觀使奉朝請。

宋百六十九 岳飛之冤

檜必欲殺飛。與張俊謀。誘飛部曲。能告飛密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裨將王俊者善告許。號鷓兒。以奸貪屢爲張憲所斥。使人諭指。俊喜而從之。張俊時在鎮

江乃自爲狀付王俊。誣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遂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府無勘獄之例。俊不聽。親行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終不肯承。俊竟自爲獄辭。以付檜。而械憲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上陽爲不許。而陰令檜矯詔召飛。使者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因與雲就獄。檜命何鑄周三畏鞠之。鑄詰飛反狀。飛無語。但解衣以背示之。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始悟其冤。以白檜。檜曰。此上意也。奈何。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一人哉。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豈社稷長計耶。檜語塞。乃以白構。改命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致書張憲。王賞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又令雲與憲書。謀收復兵柄。索其書。則云已燒之矣。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判宗正寺土儻。請以白口保飛。無辜朝臣交章論救。構悉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其事莫須有。莫須有猶言或有也。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耶。自古帝王。寤囚極惡。卑賤無耻。未有若宋高者。以天子之尊。而行事曾倡優之不若。真可謂狗彘所不食者矣。自此以後。輒

去其帝號、
直書曰構、

百〇四

宋百七十續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構終不釋然。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移時報飛死矣。時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也。飛歿時年三十九。金人聞其死。皆酌酒相賀。飛雖武人。而學問淵醇。文詞雅健。其事親極孝。平生唯拳拳國耻之未雪。此外無復他念。蓋豪傑而聖賢者也。將兵二十年。家無姬侍。吳玠嘗飾名姝遺之。飛泣然曰。主上蒙塵。豈大將行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構嘗欲爲飛營第。飛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行軍秋豪無所犯。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然愛惜士卒。有疾者躬爲調藥。諸將遠戍者。必遣妻勞問其家。死事者哭拜而卹其孤。或以子昏其女。善以少擊衆。謀定後戰。故能所向有功。大小數百戰。未嘗敗。北猝遇敵。屹然不少動。虜中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生平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

如也。每策勳行賞，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焉？忠憤激烈，本於性生，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飛遇害後，諸將在者，韓世忠、杜門、謝容，口不言兵，平時將佐，罕見其面。由是得免於難。吳玠已前卒，吳玠方摠制全蜀，構檜雖忌之，而莫敢如何。楊存中即沂中改名、劉錡輩，皆偏裨下材，不甚遭君相之忌，而張俊、方阿附構檜，爲效爪牙，故俱得以功名終。

宋百七十一 和議之成

岳飛被禍，諸將靡敢梗和議者，而狼子野心，之逆構始得遂，其挾異族以毒害同胞之大願矣。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和議成，使何鑄奉表如金，表畧曰：臣構言，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敵邑永爲憑焉。鑄至金，兀朮即遣使來議界務，京西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方山二原，東以淮水爲界，西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所有者，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廣東、西十五路，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止，有階成和鳳四

州而已。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有三。金既畫界。始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閒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一。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來流散。屢敗虜兵。終不肯離商而去。直和議之成。割商與金。而徙隆知金州。隆嘗怏怏。時時以兵出境。覲得殺虜兵以洩憤事爲檜所知。陰遣人酖之。

宋百七十二 秦檜之死

賊檜居相位。始終凡十九年。替和議。誤國事。忘仇讐。斃大倫。及其死也。猶爲遺表。以上曰。願陛下固鄰國之歡盟。慎國是之搖動。猶思固寵身後。性深險阻。如厓。穿不可測。同列論事御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上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鉏畧盡。朝士之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無罪可指者。非曰植黨沽名。卽曰訕謗指斥。甚則曰有無君之心。凡論奏章疏。皆檜自屬藁。以授言官。識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益甚。遷事之卒。布滿京城。稍有非議者。輒遭捕治。中以危

法。一時。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槍與其徒。皆安富尊榮。無後患。於是相率以忍辱忘仇爲事理之當然。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親後君靡所不至。此賊槍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萬死不足贖也。雖然。賊槍狡矣。而逆構之奸。抑又甚焉。蓋構能用槍。而槍乃終身在構術中而不悟也。構之媚仇。背父。殘害忠良。皆使槍代爲受過而已。則垂拱深宮。反以受槍挾制。自解此其狡險爲何如哉。槍之死也。骨肉未寒。而子孫姻黨。斥逐已盡。觀其對楊存中之辭曰。朕今日始免防槍逆謀。然則槍之奸構。未嘗不知之。知之而故縱之。其處心積慮爲何如也。

宋百七十三 金完顏亮之篡

金主亶之立也幼。粘沒喝及兀朮先後柄政。故能紀綱整飭。羣小無所逞。及二人相繼死。金主始親政。狎昵羣小。荒於麴蘖。往往乘醉殺人。於是完顏氏之業衰矣。海陵王亮者。亦阿骨打諸孫。爲人慄急猜狠。殘忍任數。自以與金主同出太祖。常懷非分。有蕭裕者。頗險狠。自結於亮。恆勸以舉大事。亮喜。引參密議。旣而入爲右丞相。時金

主失德漸着。亮在位。務攬持權柄。收結人心。省臺要職。皆其心腹。人人皆知其有異志。而金主不悟也。金主酗酒日甚。喜怒不常。其后裴滿氏性妒忌。且好干預朝政。金主頗爲其所制。內不能平。勃谿時聞。積成反目。後竟因事殺后。及其弟胙王常勝等。公卿警御。人人自危。亮因人心之憤怨也。逆謀愈亟。密結近侍。局長大興國。使爲內應。亮與其妹婿徒單貞。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辨等。以刀藏衣下。夜入宮門。衛士弗之疑也。竟開門納之入。及殿門。始覺有變。於是金主已寢。初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夕與國竊取刀。匿諸榻下。亮等既入。金主始驚覺。倉卒索刀不可得。遂被弑。秉德等奉亮卽皇帝位。而追廢亶爲東昏王。

宋百七十四 完顏亮之殘虐

完顏亮之爲相也。見太祖子孫寡弱。而太宗諸子盛強。心竊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大殺宗室。豫教尙書省令史蕭玉告變。因遣使召諸宗室。至則殺之。於是太宗子孫被殺者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死者三十餘人。兀朮子孫。及諸宗室。死者又五十

餘人。嗟夫。女眞之起。一小國耳。吳乞買始爲猾夏之謀。而粘沒喝兀朮二人者。實佐之。神州陸沈百年。邱墟民之塗炭於鋒鏑者。視五胡之亂。蓋百倍過之。然吳乞買死。後子孫曾不得正一日之尊位。未及三十年。天遂生一完顏亮者。假之手而盡屠之。至於靡唯類焉。夫乃恍然于天道之好還而好殺者之。不昌厥後也。亮少時頗習書史。慕中國衣冠文物之盛。陰有混一六合之志。聞臨安西湖山水之勝。密使畫工圖之。而題詩其上曰。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臣張仲軻者。因先意逢迎之。亮益自豪。病會甯僻在東北。不足以經畧江表。乃遣其宰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人夫。築燕京宮室。一依汴京制度。旣成。遂徙居之。以燕爲國名。不足稱帝王居。因改名曰中都。於是海內皆知其有南寇之意矣。

宋百七十五 完顏亮入寇之謀

亮日夜爲南寇之謀。猶以燕去江淮遠。復營汴宮而徙都之。初汴京大火。宮室盡焚。毀故一切重建。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楹桷。皆傳以黃

金而後間施五采。一殿之成。費億萬計。稍不中程。成而復毀。務極壯麗而後已。國子司業黃中上疏言。金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由是羣臣無敢言者。亮謀大舉入寇。乃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數僉發。凡二十四萬人。又僉中都南都中原勃海漢人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又二十七萬。親老丁多者。雖求一子留侍。亦弗聽也。又遣使分詣諸道。督造器械。其諸道舊貯兵器。並輦致燕京。兵役並起。民不能堪。村落間。往往椎宰畊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朝廷亦微聞其事。遣王綸往覘之。綸承思退意旨。歸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構聞之喜。語宰執曰。中外論者。皆欲沿邊屯宿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宰執皆稱賀而退。

宋百七十六 陳康伯之決策用兵

初欽宗以二十六年崩於五國城。南中未之知也。完顏亮旣決南侵之議。乃使人來

索漢淮間地。欲激怒宋人。以爲兵端。於是始得凶問。構卽召羣臣。集議和戰機宜。陳康伯曰。今日更不必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耳。構聞康伯言。卽慨然有親征之志。議先幸建康。視師。構非怯於昔。而勇於今也。蓋知完顏亮之志在於統一宇內。卽求和亦決不見允。且徽欽已逝。決無它日相爭之患也。益以知昔者屈己求知之別有深意矣。親征議起。宰執狃於和議。不敢出一語。而內侍張去爲方陰沮用兵。密陳退避之策。中外洶洶。有謂車駕已幸閬蜀者。康伯奏曰。金虜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上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守襄漢。待虜之先發。而後應之。時已命吳拱守襄陽。又命禁軍帥成閔部兵三萬戍鄂州。時宿將無一存者。唯劉錡尙在。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道軍馬。而錡已老病。不復如前日之勇銳矣。金又大括馬於諸路。國內騷然盜賊蠶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奏聞者。亮輒痛杖而黜其官。其太醫所宰上疏諫南征。亮怒殺之。由是羣臣無敢言者。

宋百七十七 魏勝之復海州

逆亮殘虐荼毒吾民海內雄傑之士不城其虐皆相率起兵抗拒然大抵惟思自保而已未有能挈一州之地歸命本朝者有之自魏勝始勝宿遷人爲山陽弓箭手金人籍諸路民兵勝躍起曰吾常思殺賊報國此其時矣乃聚義士三百人度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海州守高文富潰兵捕勝勝破之追至城下文富嬰城固守勝於城外張旂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城四面宣言金虜殘虐背盟及本朝寬大之德意城中人即開門出降勝入城執文富而戮之秋豪無所犯遣人分徇胸山懷仁沐陽東海皆下之乃蠲租稅釋繫囚發倉庫犒戰士分所部爲五軍紀律嚴明部署如宿將益募忠義以圖恢復遠近聞之莫不響應旬日間得勝兵數千人其將董成帥千餘人直入沂州誅守將而降其衆獲器甲數萬軍實益饒金將蒙古鎮國以兵萬餘來寇距城北二十里軍于新橋勝自出迎之設伏于隘以待既陣士皆殊死戰伏發金兵大敗斬鎮國馘千人餘衆悉請降軍聲大震山東之民咸來歸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旣而高平人王友直亦據大名歸朝於是

河北義兵亦紛然起矣。

宋百七十八 完顏亮之入寇

亮嫡母徒單氏頗慈淑。聞亮將南寇。數諭止之。亮不悅。及遷汴。徒單氏之侍婢高福娘。爲亮所逼幸。因讒徒單氏於亮。亮怒。遂弑其母。而發兵入寇。時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也。亮分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由三道南寇。中軍自蔡州瞰荆襄。西軍自鳳翔取大散關。東軍亮自總之。由淮東以指京口。而別遣水軍。自海道趨臨安。召諸將賜宴。親授方畧。亮戎服乘馬。妃嬪皆從。衆凡六十萬。號稱百萬。旌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造浮梁於淮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皆震。劉錡至揚州。建大將旂鼓。軍容甚整。駐清河口。以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泅者。鑿沈其舟。亮旣度淮。慮魏勝睨其後。乃分軍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趨膠西。勝遣使邀之。寶邇風至東海。縣名。慷慨厲士。會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人逼關下。勝登城張樂。享士。閉門不出。而潛遣死士。出襲金營。殺傷

無數。金人知不可攻。乃引軍退走。欲繞出關後。方至沙堰。而勝軍已先在。驚而卻走。勝追擊大破之。而劉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用錡命。金人大至。卽棄廬州而走。軍遂大潰。亮進陷合肥。錡不得已。退屯揚州。

宋百七十九 續

構聞王權軍潰。詔楊存中至內殿。議航海避敵。陳康伯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則大事去矣。力請下詔親征。構勉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軍事。楊存中爲御營使。李寶旣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與敵舟相距僅一山。時北風方盛。我師幾不能支。寶禱於海神。瞬息反風。士皆大奮。金人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將至。乃給虜將使。暫憩舟中。避風浪。不知王師之猝至也。風駛帆疾。我師已薄敵舟。鼓聲震蕩。海波騰沸。敵始大驚。亟掣帆。帆皆油纈。彌瓦數里。風狂卷聚。一隅。箝束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進戰。寶叱壯士躍登敵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數千人。時

劉錡病甚。悉解兵柄。留其姪汜守瓜洲。李橫以八千人遊弋江上。詔錡還鎮。專以防江爲事。於是兩淮州郡盡沒於虜。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見錡病劇。遂以橫權帥事。使督兵度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不從。強之。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引卻。錡聞汜敗。因憤悶。疾勢益甚。

宋百八十 虞允文采石之捷

亮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誓明日渡江。令將士先濟者。賞以黃金一兩。置黃紅旂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之蕪湖。以王權軍授李顯忠。俾代將其衆。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軍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待顯忠必誤。大計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待有功者。即賞耳。衆皆奮。曰。今旣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公受命犒師。不命督戰。事之不捷。孰分其咎耶。允文叱之曰。社稷危矣。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已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

旂。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背。曰。汝。膽。勇。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允。文。以。海。鱗。船。衝。敵。艦。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旂。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急。命。勁。弩。尾。擊。追。射。遂。大。破。之。金。人。引。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允。文。還。京。口。謁。劉。錡。錡。執。其。手。曰。吾。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之。成。反。出。一。儒。生。手。我。輩。媿。死。矣。

宋百八十一 完顏亮之被殺

亮之發汴京也。將士多亡歸者。於道宣言曰。吾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東京留守曹國公雍亦太祖諸孫。性仁厚。衆心歸之。遂奉以爲主。雍即帝位。改元大定。是爲世宗。金國之令辟也。赦書至江上。亮撫髀歎曰。吾本欲平定江南。而後改元大定。今若此。豈非天平。遂召諸將議北還。且分兵度江。或曰。陛下親征無功而還。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宜先發兵度江。即歛舟焚之。絕其歸路。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

日而定矣。亮然之。復至瓜洲。允文與楊存中臨江。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虜軍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奏南軍有備。不可輕敵。願駐揚州。徐圖進取者。亮怒杖之。召諸將命以三日濟江。否則殺無赦。諸將洵懼。逃亡愈衆。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軍士益人人自危。都統制耶律元宜與衆謀曰。比聞新天子已即位遼陽。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衆皆悅。黎明。元宜帥諸將以兵薄亮營。亮聞亂。猶謂宋兵之奄至也。俄而流矢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耶。語未畢。已中箭仆地。衆爭入。萬刃交下。手足猶動。乃縊殺之。元宜自稱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而遣人詣鎮江與宋議和。

宋百八十二 孝宗受禪

孝宗南宋一代之令主也。本名伯琮。太祖六世孫秀王子偁之子。高宗無子。而太子孫悉隨徽欽北狩。無一人在中原者。孝宗遂被選爲皇子。育於宮中。初封建王。後

立爲皇太子。改名齊。古傾字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歸自建康。遂傳位太子。而自稱

爲太上皇帝。孝宗天資英武。慨然有復中原雪仇耻之志。而卒以所任非人。不克成功。良可惜已。上始即位。卽詔復岳飛官爵。以禮改葬。而官其子孫三人。且詔中外臣庶備陳時政闕失。於是監南嶽廟朱熹首應詔上封事。畧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事矣。至於脩攘之計。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誤之耳。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其不可言和也。明甚。願斷以義理之公。叅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間。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衅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哉。又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在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疏入。上嘉納之。

孝宗卽位。銳意恢復。手書謂張浚入朝。改容禮之。旋命宣撫江淮。浚見土漢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意勿惑浮言。浚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意氣甚盛。獨史浩以爲不然。浩潛邸舊臣。曾侍講幄。上卽位以爲右相。浩奏欲復中原。必先自守。儻聽淺謀之士。輕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跡。貿然嘗試。以圖僥幸。恐陛下不復能北望中原矣。其意蓋陰指浚也。又紹興宿將。凋零已盡。所恃爲國之虎臣者。僅李顯忠與邵宏淵。顯忠非大將才。而宏淵則輕脫小人。由是將相不和。識者已深憂之。會金帥紇石烈志甯以書抵浚。欲復脩皇統以來。且索海泗唐鄧商五州地。不然請會兵相見。浚奏金人至秋必爲邊患。請及其未發制之。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自濠梁度淮。至陡溝。金將蒲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破之。遂復靈璧。王師入城。宣布朝廷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遺民襁負來歸者接踵於道。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使靈璧降卒。勸陳福。金將將立開門出降。宏淵耻功之不出于己也。遂與顯忠不協。二相既相。

競于朝端而兩帥復忿爭于闕外。識者有以知大功之不成矣。

百二十

宋一百八十四 符離之敗

顯忠軍傳宿州城下。金人來拒。大破之。遂復宿州。捷聞。上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也。屹石烈志甯自睢陽來爭宿州。顯忠聞其止萬人。也。易之。旣而李撒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援。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宏淵顧其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鬥志。諸將各率所部遁去。顯忠移軍入城自保。金人乘虛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首數千。級而金人已攀援登城矣。顯忠以親軍執斧力斫之。虜始退。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夾擊。則敵兵可盡。虜帥可禽。河南之地。指日克復矣。宏淵又言金已添生兵二十萬。倘我兵不返。恐變生不測。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能孤立。太息曰。天未欲平中原乎。何沮撓如此。遂夜引兵還。金人躡之。至符離。師遂大潰。是役也。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世宗新立。無用兵之心。志甯等一勝而止。不復南耳。不然。

始矣。初廣漢蘇雲卿者。蜀之隱君子也。與張浚友善。浚爲相。使人以書幣強起之。雲卿語使者曰。張德遠賢人也。然長於知君子。而短於馭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終恐貽誤大局耳。竟稱疾不肯起。及符離潰。衆始服雲卿之知人也。

宋百八十五 和議之成

孝宗雖南宋之令主。然仁柔則有餘。而英斷則不足。其始銳意恢復。特客氣耳。迨符離既潰。則中懷畏意。已有議和之志矣。旣而湯思退入相。張浚罷政。思退守秦檜心法。唯以和議脅制人主。乃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約。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叔大金皇帝。不復用君臣之儀。而歲幣減爲二十萬。上面諭杞曰。今遣卿北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遣歸附人。必許我四事。而後可允和耳。杞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勉。萬一虜情無厭。望勿以臣故而緩進兵。上嘉獎而遣之。思退猶恐上意中變。陰遣人召金以重兵脇和。於是金人復渡淮。陷楚州。魏勝死焉。言者交章論思退。和誤國之罪。及王之望。尹穡。附和。朋比之奸。請斬三人。以謝天下。

上感。悟。奪。思。退。職。竄。之。永。州。中。途。憂。恚。而。死。思。退。黜。而。陳。康。伯。復。相。然。和。局。已。成。康。伯。亦。無。能。爲。矣。魏。杞。至。燕。山。金。人。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不。可。具。言。天。子。神。武。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之。志。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莫。不。悚。服。遂。許。損。歲。幣。不。發。遣。歸。附。人。命。紇。石。烈。志。甯。罷。兵。分。戍。杞。率。正。敵。國。之。禮。自。是。以。後。兩。國。通。和。罷。兵。不。用。者。三。十。餘。年。保。境。息。民。未。始。非。生。靈。之。福。矣。

宋一百八十六 金世宗政策之得失

孝。宗。之。終。不。克。恢。復。中。原。固。繇。南。朝。武。備。之。不。脩。亦。緣。金。世。宗。在。位。恭。儉。愛。民。政。事。脩。飭。上。下。輯。睦。而。無。可。乘。之。隙。耳。世。宗。在。金。代。最。爲。賢。主。以。其。妃。烏。林。答。氏。爲。海。陵。所。逼。守。節。以。死。遂。終。身。不。復。立。后。生。平。雅。尙。儉。素。命。宮。中。器。飾。毋。得。輒。用。黃。金。嘗。語。近。臣。曰。朕。於。宮。室。居。處。唯。恐。過。度。其。必。須。興。脩。者。則。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僧。遼。道。宗。以。民。戶。賜。佛。寺。其。惑。深。矣。又。曰。遼。時。宮。中。御。膳。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常。思。貧。民。無。食。猶。已。飢。也。彼。身。爲。

無道。而日祈福者。曾何益之有哉。常謂宰相曰。卿等未嘗薦一士。用人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帝王之德。固以寬慈爲貴。然梁武帝專務慈仁。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唯賞罰不僭。不濫。乃真仁政耳。朕讀唐書。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言。顧多飾詞。朕則不然。敬慎之心。當期始終如一。今雖年高。猶無時或怠也。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加以譴責。而卿等終莫肯盡言。果何故耶。當言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始爲嘉會。事有利害。自應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約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刑部斷死罪歲或止十七人。其國人謂之小堯舜焉。

宋一百八十七續

世宗固金源一代賢君。所惜者猜忌漢人之意甚深。斤斤焉保守女真舊俗。而不肯廓然大公。消除種族之畛域。再傳而後。蒙古崛起。而天下土崩瓦解。遂不能支矣。章宗之宴安酖毒。固爲亡國之基。而世宗貽謀之不臧。亦豈能辭其咎哉。世宗在位。恆慮種人之薰染漢俗。常謂其宰會嘗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

寔忘舊風。朕少時嘗見女真風俗。至今不能忘懷。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儀。蓋以備禮而已。非朕心所好也。東宮不知女真風俗之美。第以朕故。不敢不從。恐異時一變此風。甚非長久之計。常欲一至會甯。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保守而弗替乎。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歌曲。顧謂太子及諸王曰。先朝所行之事。朕昕夕未嘗或忘。時聽此曲。亦欲令汝輩知之耳。汝輩自幼惟習漢人之俗。不知女真純朴之風。至有並文字語言亦不能通曉者。忘本甚矣。汝曹須識朕意。守之勿失。至子孫之朝。尤當遵朕教戒也。於是仍以會甯府爲上京。間歲輒一巡幸。嚴禁女真人。毋得譯爲漢姓。

宋一百八十八 續

金主將如上京。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習熟矣。遂行。金主至會甯。語從臣曰。上京風物。朕甚樂之。每聞奏講還燕。輒用感愴。祖宗故鄉。誠不願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勿忘朕言。於是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賞賚有加。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

誠不易得耳。命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又曰。吾來此數月。未聞一人歌本國曲者。吾當爲汝曹歌之。其詞皆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歌畢泣下。羣臣宗戚皆奉觴上壽。呼萬歲。諸夫人相繼更歌本曲。如家人之禮。盡歡而散。及車駕將發。宗室戚屬奉辭。猶殷殷諗之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輩皆漸習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勿忘祖宗之艱難也。其保守舊俗也如此。然曾未數十年。而金之將士。已日習於文弱。一旦蒙古寇起。遂無一人能禦侮者。則信乎同化之力之強。而文野之迭爲勝負也。世宗在位二十九年而卒。太子允恭早卒。孫璟嗣立。是爲章宗。章宗工文詞。嫻書畫。有宋徽宗之風。溺酒色而荒遊宴。金源之業衰矣。

宋一百八十九 光甯授受本末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自稱壽皇。而傳位于太子惇。是爲光宗。太子妃李氏立爲皇后。李后故將家子。性剛愎。且妒忌。壽皇數訓戒之。以是積成嫌怨。上之受禪也。有宦者

數忤旨。上怒。欲盡去之。宦者懼。遂日謀離間三宮。以爲固寵之計。於是上心亦疑矣。上暴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上往朝賜之。宦者遂進讒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授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遂泣訴于上。上惑之。自是不復朝重華宮。壽皇所居宮名羣臣交章論諫。皆不省。旣而壽皇鬱鬱成疾。遂以大漸。帝心疾已久。不能持喪禮。左相留正力爭不得。遂棄官去。中外洶洶。人無固志。右相趙汝愚始議請內禪。欲奏聞太皇太后。高宗后吳氏立上子嘉王擴爲帝。謀可以白此意於太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者。琦之裔孫。而太后女弟之子也。三請然後許。嘉王遂卽位。而尊光宗爲太上皇帝。是爲甯宗。甯宗旣受禪。都下人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汝愚以宗室輔政。宋室二百年所未有。其爲相首裁抑僥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方引領望治。而蕭牆之變起矣。侂胄自負定策功。欲建節鉞。汝愚斥之曰。吾宗臣。汝外戚。何敢言功。但遷防禦使而已。於是侂胄始失望。知臨安府徐誼語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害。宜飽其欲而遠之。汝愚方謂侂胄武人。易制。不以爲意也。

宋一百九十 韓侂胄之專政

侂胄既不得上賞。乃日夜謀去趙汝愚。其黨有劉敬者。爲之謀曰。趙相欲專大功。君且不免有嶺南之行。今欲去之。唯有用臺諫耳。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謝深甫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而罷彭龜年。黃度。深甫。德秀。相與交章攻汝愚。然上知汝愚之賢。未欲去之也。侂胄又謀諸京鏗。鏗曰。彼宗室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大喜。以李沐有怨於汝愚。乃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始悔之。然已無及矣。卽日出國門待罪。遂罷政。出知福州。大府丞呂祖儉上書。訟汝愚之忠。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且流太學生爲汝愚訟冤者六人。汝愚既謫。侂胄必欲置之死。以絕人望。於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職。竄諸永州。汝愚怡然就道。語諸子曰。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尙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郡守承侂胄意。窘辱百端。汝愚不能堪。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侂胄旋加少師。封平原郡王。旣又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凡所欲爲。宰執惕息。莫敢立異。言路阨塞。每月第按

舉一二小吏。謂之月課。或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腐迂緩。畧無觸忌者言之。有問者。則對曰。吾聊以塞責耳。右相陳自強者。老儒也。嘗爲侂胄童子師。侂胄專政。自強始入都待銓。侂胄風從官論薦之。由選人至宰相。裁四年。

宋一百九十一 道學盛衰總論

南宋立國百五十有餘年。一道學盛行之時代也。道學之行。莫盛於孝光之朝。而漸衰于甯理以後。觀其始之所由盛。而知南渡之初所以雖弱而亡。觀其後之所以衰。而知中葉以來所爲一蹶而罔救。蓋國家盛衰存亡之繇。皆道學之爲之而已。考亭承洛學之統緒。爲世儒宗。而金谿永嘉兩派起而佐之。一時眞儒輩出。布滿朝野。家耽絃誦。人知廉恥。朝廷雖至嚴。僞學之禁。以抵制之。而莫能止也。孝宗頗不悅。道學。史浩。王淮。承其風。旨黨禁。權輿已基于此。洎韓侂胄專政。而黨禍遂成。當時學者。幾不敢道孔孟之言。况濂洛關閩之緒論乎。黨禁既弛。學風再盛。然而老成凋謝。碩果無存。一時士大夫。懾於強敵之憑陵。富強之乏術。乃相率爲性命道德之空談。以

自。藏。其。拙。君。若。相。喜。其。軟。熟。而。易。制。迂。誕。而。無。實。也。於。是。飾。爲。崇。儒。重。道。之。處。文。以。半。籠。此。輩。冀。其。感。恩。而。不。吾。拂。而。史。彌。遠。買。似。道。之。徒。乃。得。從。容。而。亡。矣。嗟。夫。神州。陸。沈。虞。淵。將。暝。而。章。甫。縫。掖。之。士。猶。相。與。爭。太。極。無。極。之。異。同。舉。井。田。封。建。之。警。說。而。富。國。強。兵。之。術。則。皆。斥。爲。功。利。而。不。屑。措。意。亡。國。之。禍。不。以。咎。道。學。諸。儒。而。孰。咎。也。然。並。以。蔽。罪。朱。陸。諸。賢。則。又。因。噎。廢。食。之。見。矣。今。撮。叙。諸。儒。源。流。派。別。之。異。同。以。詔。學。者。使。畧。知。梗。槩。焉。

宋一百九十二 朱子始末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晚號晦庵。徽州婺源人也。父松。仕高宗朝。爲趙鼎所器。以上疏諫阻和議。得罪秦檜。不獲大用。朱子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即問曰。天之上。有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讀。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弱冠。學已大成。其爲學。主於由博返約。居敬窮理。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聞其得伊川程氏之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游。侗之學受諸羅

從彥。而從彥則師事伊川者也。故朱子於二程稱私淑弟子焉。年二十中進士第。孝宗朝敷歷中外。以數上疏直言。忤時相意。故不得久安其位。甯宗之受禪也。宰相趙汝愚首薦朱子。詔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光甯授受。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朱子憂其害政。數以爲言。汝愚漫不省。終爲侂胄所害。汝愚旣被逐。言者遂交章論朱子。未幾亦落職。門人蔡元定。至送道州編管。侂胄意猶未慊。嗾其黨再疏論之。於是。有慶元僞學之禁。命學士高文虎草詔。宣示天下。列名者皆終身禁錮。不得仕宦。善類爲之一空。侂胄誅黨禁乃稍弛。而朱子已前卒矣。朱子之道。扞於生前。而大昌於身後。其所著四書章句集註。及易本義詩集傳。皆頒諸學宮。列爲正注。六百年來。吾國之所謂孔學者。皆朱學也。

宋一百九十三 韓侂胄之議北伐

侂胄旣專朝政。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而金自明昌末。北部諸蕃擾亂。連歲用兵。庫藏空乏。泊諸部平定。又築邊播備戍守。論者謂金勢已弱。遂有勸侂胄興師北伐者。

侂胄然之。於是聚財募兵。出封樞庫金萬兩。以待有功。命吳璘孫曠練兵。西蜀旣而淮西。秦。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帥辛棄疾入對。言金國必亂。願屬元老大臣。備兵淮上。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薛叔似鄧友龍。又從而附和之。於是侂胄用兵之意益不可遏。先是岳飛已賜諡武穆。侂胄欲風厲諸將。乃奏追封飛爲鄂王。而改秦檜諡曰謬醜。時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使兵端自我而開。遂命罷河南宣撫司。及新置兵。朝廷從宰執之請。命侂胄平章軍國事。說者謂侂胄繫銜較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較文彥博省重字。則所包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韓氏第中。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始謀用兵。以邱密老臣。歟歷中外。因以密議示之。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矣。恢復之志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兵凶戰危。非常之舉。聖賢所慎。勝負未可知。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此必有誣罔虛誕之人。攘臂以僥幸萬一者。宜亟加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悅。旣又命密宣撫江淮。密復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

盟。宜申警軍。實使在我。常有勝勢。俟其衅。自彼作。則我有辭矣。因力辭不拜。

宋一百九十四 北伐敗績始末

後世史家。率以敗盟。誤國。蔽罪。侂冑。然平心論之。金源於是時。實有積衰之勢。詰戎講武。俟時而動。守國之經。詎爲非計。特其輕躁寡謀。驕兵取敗。爲不可末減耳。宋自隆興以後。和議之成。逾三十年。君臣上下。晏安江沱。不復以整軍經武爲念。武備之頹。殆甚於宣和靖康時。侂冑一旦。殿不教之民。使嘗大敵。此其所以敗也。開禧二年。命皇甫斌。郭倪。薛叔似。鄧友龍等。會兵淮甸。郭倪使其將畢再遇。帥師北伐。破金兵于泗州。遂復其城。下新息。褒信。潁上。虹縣。韓侂冑聞之。遂下詔大舉。其辭曰。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學士李璧之詞也。金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河南諸將。咸聽節制。俄而倪敗于宿州。斌潰于唐州。僕散揆遂分道南侵。侂冑免友龍。而以邱密代之。或勸密棄廬和。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吾當與淮甸共存亡耳。益墮兵防。守人心賴以稍。

定。金人進破和州。整軍列騎。張旂幟於沿淮上下。江表爲之大震。於是京西川陝兩路出師。亦皆潰敗。而吳曦反書已上聞。侂胄始悔懼。顧是時蒙古已興於北方。鐵血偉人之成吉思汗於是歲稱帝矣。金人方有北顧之憂。未肯窮兵南畧。僕散揆遣使詣邱宗軍。微露求和意。宗亦遣使報之。揆即日還軍。下蔡使宋人稍稍堅持。未必不能獲最終之勝利。卽不勝而金人師老財殫。亦必俯首求成。而不至增幣割地誅首禍。爲種種辱國喪權之舉。乃宋之君臣墜心喪膽。惟冀和議之成。而其他皆靡所顧惜。金乃得志而宋幾不國矣。惜哉。

宋一百九十五 畢再遇之戰功

開禧北伐。師徒撓敗無役不屺。其稍強人意者。畢再遇一人而已。金人之度淮也。再遇在楚州。奉詔節制淮東軍馬。時濠滁相繼不守。再遇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已竭。不足慮。今所慮者。獨淮西耳。六合最當要害。敵必并力來攻。乃引兵亟趣之。金人屯竹鎮。去六合三十餘里。再遇登城偃旂鼓。伏兵南門。而列弩手於城上。敵

方。臨。濠。萬。弩。俱。發。虜。驚。退。再。遇。驟。鼓。之。伏。兵。盡。起。金。人。驚。潰。追。擊。大。破。之。金。將。完。顏。圖。刺。以。十。萬。騎。駐。馬。鞍。山。圍。城。數。重。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虜。意。其。主。帥。也。爭。射。之。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敵。旋。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登。城。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却。敵。金。人。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滌。會。天。大。雨。雪。乃。還。時。金。兵。圍。楚。州。已。三。月。矣。再。遇。遣。諸。將。分。道。撓。擊。遂。解。圍。去。再。遇。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鍔。亦。減。重。爲。輕。馬。甲。悉。以。皮。易。鏡。軍。中。甚。便。之。金。人。恆。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旂。幟。戈。矛。儼。然。行。伍。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始。知。其。非。而。水。已。罄。矣。因。進。軍。奮。擊。遂。大。敗。之。其。臨。機。制。敵。率。如。此。考。再。遇。生。平。戰。功。其。下。於。岳。飛。吳。玠。輩。何。啻。倍。蓰。而。已。無。戰。不。捷。以。是。知。金。兵。之。脆。弱。迥。殊。於。粘。沒。喝。兀。朮。時。而。南。朝。諸。將。之。畏。蒞。無。能。益。可。恥。也。

宋一百九十六 吳曦之亂

吳氏自玠璘兄弟後。世鎮全蜀。垂一百年。璘孫曦。驕淫矜夸。積與朝廷乖忤。金主又

遣完顏綱以書誘之。許以封爲國王。世胙蜀土。曦惑之。遂發兵反。自稱蜀王。安丙者。有文武材。爲隨軍轉運使。曦召爲丞相長史。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不如陽從而後圖之。遂應召。往會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亦謀討曦。陰與曦將張林朱邦甯等深相結納。知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丙。丙時稱疾未治事。乃召巨源入。延之臥內。巨源曰。先生乃從賊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與謀。必得豪傑之士乃相與滅此賊耳。巨源慨然曰。非先生不能主此事。非巨源不能了此事。會興州將李好義亦結軍士謀共誅曦。好義曰。吾已誓死報國。拯四道生靈。但事成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二變復生耳。欲奉丙主事。使報巨源。巨源以告丙。丙大喜。一日天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諸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人聞有詔。皆棄兵而走。曦啓戶欲逸。軍士李貴即前執之。斫其首。馳告丙。丙亟入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曦僭立四十一日而滅。金使來已無及矣。丙旌使好義與金人戰。盡復所失州郡。蜀土復安。

宋一百九十七 韓侂胄伏誅

百三十六

兵興以來。蜀漢淮南北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數。公私之力。大絀。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浩猶子也。嘗因入對。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國家。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使皇子榮王曠具疏。言侂胄妄啓兵端。將不利社稷。上不答。后從劾力贊之。且請使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上始允可。次山出語彌遠。彌遠以宰相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因共擬御批。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殿前將夏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入奏。上猶未信。越三日。始知其已死也。乃下詔。暴侂胄罪惡。宣示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成于后。及次山上。初無意誅之也。初金人已許和。惟索誅首禍者。以是久不決。至是遂斬侂胄首。以畀金。和議始成。惟歲幣增爲三十萬。外給犒軍錢三百萬緡。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黨羽。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官省。權震。宇內。嘗鑿沼山下。後殿太廟。出入宮闈。毫無限制。孝宗疇昔思政之地。

晏然居之。老宮人見者。往往垂涕。顏穢草制褒許。至以爲得聖之清。其死也。中外快之。然侂胄誅而彌遠。得政朝野。泄沓賄賂。公行。乃更甚于侂胄時矣。君子有以知宋之必亡也。

宋一百九十八 蒙古之起

蒙古者。北荒之種族也。其國人相傳爲蒼狼白鹿所生。先世有孛端叉兒者。狀貌奇異。有雄才。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于韃靼。傳九世。至也速該。并合諸部。勢漸強大。已而生子。有異徵。名之曰鐵木真。此亞洲鍊血主義之偉人。後來以兵力橫行歐亞者也。也速該卒。其部衆多歸族人泰赤烏。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爲十三翼。與之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泰赤烏地廣人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相率歸之。時乃蠻部強盛。鐵木真事之惟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拒戰。禽乃蠻部長太陽罕而殺之。諸部悉降。勢益強大。乃以甯宗開禧三年。

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白旗九旂。自號曰成吉思汗。時金章宗之泰和六年也。先是金主遣其叔衛王允濟。往靜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誅之。以絕後患。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章宗無子。疎忌宗室。以允濟柔懦。愛之。欲傳位焉。旣而疾卒。允濟遂即帝位。詔使至蒙古。言當拜受。鐵木真問使者曰。新主爲誰。曰。衛王也。鐵木真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才。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遂與金絕。數侵掠西北邊境。金承平久。武備廢弛。而西北尤甚。自蒙古初起。已不克當朝野。皇皇禁百姓傳言邊事矣。

宋一百九十九 續

初金將納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必爲邊患。奔告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衅。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和親。而造箭製盾無休日。非圖我而何。金主謂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寇邊。始釋買住。而遣使往蒙古求和。鐵木真不許。方金之初起也。日以和餌宋。而用兵如故。金是以日彊。而宋日以弱。蒙古方張之勢。亦不過如金。

之初。與已耳。當時守禦之方。尙勝宣和。而金之君臣。遽皇皇然以求和爲事。甘蹈宋人之覆轍。而不悟。然則金之亡。亦自亡而已。金帥胡沙虎守西京。鐵木眞乘勝來攻。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突圍遁去。西京遂陷。鐵木眞分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取山後諸州。於是東過平灤。南至清滄。北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鐵木眞既取西京。將遂南下。而金主命大將完顏糾堅等。以四十萬人守野狐嶺。或謂蒙古方休士牧馬。當乘其不虞而掩擊之。糾堅不可曰。此危道也。旣而其將校有降于蒙古者。以軍中虛實告之。鐵木眞遂進軍。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遂進陷居庸關。遊騎至燕京城外。金主欲南奔汴京。會衛士誓死迎戰。蒙古稍有損傷。始引而北去。是役也。偵軍諸將。皆無所問。將士知朝廷刑威之不振。益不用命。見敵輒議潰矣。

宋二百 金宣宗之嗣立

中都之戒嚴也。上京留守徒單鑑曰。事急矣。乃選卒二萬。命健將師之入衛。金主嘉

之。召鑑入爲宰相。鑑進策曰。自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散敵聚。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以增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誤事多矣。宜遣大臣行省以鎮撫之。金主皆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始大悔之。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遁也。金主一切不問。胡沙虎益無所憚。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州。胡沙虎由是不悅。金主乃數其十五罪。放歸田里。旣而復用爲右副元帥。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鑑諫不聽。胡沙虎遂與其黨謀作亂。金主以蒙古近在居庸關外。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兵事。遣使責之。胡沙虎怒。遂舉兵反。都下兵迎戰不勝。胡沙虎遂入燕。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召鑑問所當立。意實在自立也。鑑曰。翼王珣章宗之兄。人望所歸。元帥決策迎立。此萬世之功矣。胡沙虎默然久之。乃弑金主于邸。而遣使迎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是爲宣宗。蒙古兵復至。懷來。胡沙虎遣朮虎高琪拒之。戒曰。不勝必斬汝。高琪戰敗。懼誅。乃以所部入都門。斬胡沙虎于

第。金主以高琪爲左副元帥。而下詔暴胡沙虎之罪。

宋二百一 金宣宗之南渡

宋之失中原也。以南渡之故。金之亡河北也。亦以南渡之故。前後百餘年耳。而覆轍相尋。終不自悟。叔世之君臣。亦可哀已。蒙古主留兵屯燕城北。分降人爲漢軍。四十六都統。並韃靼兵爲三道。命三子統之。循太行而南。別將遵海而東。而自將大軍。與少子拖雷。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乃悉發鄉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列于陣前。父兄子弟。往往遙相呼應。由是人無固志。所至勢如破竹。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子女牛馬羊畜金帛皆席卷而去。城郭邱墟。屋廬焚蕩。書契以來。吾民之被害于異族。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完顏承暉言于金主。請暫與約和。以紓目前之急。金主從之。遣承暉往議。以前主允濟之女歸蒙古。以和金主。以河北殘破。欲遷都于汴。徒單鑑諫曰。鑿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和議已成。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敵。不如遠東根本。

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銓辭鬱而卒金主卒徙都于汴鉄木眞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欺我之計耳于是復謀南侵

宋二百二 宋金和議之絕

金旣遷汴國用益乏屢遣使來督歲幣詔羣臣集議起居舍人眞德秀請絕之其疏略曰女眞以韃虜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韃鞬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鞬遂如劉石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女眞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女眞之未亡姑作苟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續節行人之玉帛女眞尙存則用之女眞強敵更生

又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鷓張不能爲我患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頹。人心日弛。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矣。安危存亡。皆由自取。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反覆數千言。上納之。遂罷金國歲幣。和議由是遂絕。

宋二百三 李全之歸命

金之南遷也。土宇益蹙。賦歛愈急。民不堪命。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州縣。不能制。益都人楊安兒者。其衆尤盛。至僭號改元。李全北海農家子也。銳頭蠶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槍。人謂之李鐵槍。與其兄福。聚衆數千人。鈔掠青齊間。未幾安兒與金人戰。敗死。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收餘衆萬餘。號曰姑姑。全以衆附之。楊氏因納全爲夫。中原豪傑彭斌等。並起應之。全出沒島嶼間。寶貨山積。而無所得食。乃因知楚州應純之。密請歸降。時頻歲小稔。江表無事。宰相史彌遠。懲於開禧之禍。不敢明言招納。密敕江淮制置李珣及純之慰撫。號其衆曰忠義軍。就聽節制。給

以糧食。于是東海馬良、高林、朱德珍等輻輳來歸。全亦至漣水軍歸附。詔以爲京東路總管。其後金人入寇淮甸。爲空所敗。不敢窺淮東。全旣建功。益自喜。謂南中將帥無及之者。由是有跋扈飛揚之志矣。旣而張林以山東諸郡來歸。嚴實以魏博諸州來歸。使宋室將相有人撫慰得宜。不且有中興之望哉。史彌遠之妒賢疾能而竊位于中。賈涉之小器淺謀而專闖于外。此宋之所以終不振也。

宋二百四 金人行封建之策

自太原爲蒙古所陷。河北州縣益無以自存。金主詔百官議長久之策。徒單高等議曰。制兵有三。曰和戰守。今戰則兵力不足。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破。不可一概守。宜徙其民于河南陝西。不願徙者。則簡其威望服衆之人。假以方面重權。使之各保一方。金主從之。于是封王福爲滄海公。以清滄諸州隸之。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以深州河間隸之。武仙爲恆山公。以眞定冀州諸郡隸之。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諸州隸之。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等州隸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河北

東曠隸之。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陽諸郡隸之。張開爲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燕
甯爲東莒公。以益都府路隸之。是爲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軍馬。署置官吏。徵
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從事。除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
管屬。九公皆出武夫。無雄才碩畫。或且起羣盜。並未受金官職。事急然後用之。其後
皆不旋踵而敗亡。財富兵強。稍能自立者。唯武仙一人耳。

宋二百五 史彌遠之廢立

初甯宗無子。詔求太祖十世孫。得貴和貴誠兄弟。育之宮中。以貴和爲皇子。賜名竑。
封濟國公。而以貴誠嗣其父沂王後。史彌遠專政久。慮易世之後。不見容於嗣主也。
以竑好鼓琴。買美女善琴者。納諸竑。俾矚其動息。時楊皇后用事。彌遠附之。宰執侍
從。臺諫藩闔。皆所引薦。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于几上曰。彌遠
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瓊厓地圖曰。吾得志。必置彌遠于此。彌遠聞之。大懼。乃日謀
孽竑之失於上。覬上廢竑立貴誠。而上卒不悟其意。彌遠計未得行。真德秀時兼

東宮侍講常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未可知也。竑不聽。生疾篤，彌遠遂矯詔立貴誠爲皇子，賜名昀，上崩即引昀至柩前即位。宣遺詔封玆濟王。處之湖州。旣而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以彌遠廢長立幼，欲奉濟王而立之，遣人密召李全。全陽許之，實無意出兵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千餘人，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強以黃袍被其體。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遂擁以行。天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遣人告於朝。即自帥州兵討壬。壬變服走，中途被獲，事已平矣。而彌遠益忌竑，使人逼而縊之。以暴卒聞。

宋二百六 李全之叛

李全之在山東也。賈涉爲淮帥，惟以恩禮結之。全雖傾心於涉，而其驕愈甚。及涉卒，許國代其任，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問曲直，皆偏坐之。舊時犒賞，十損八九。全至楚州，謁國，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恭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受全拜，不爲正。全意漸憤，乃謀作亂。會鬪集兩淮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全益懼，國

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全已自外入。國虜聲叱之。矢已及頸。左春急掖之出走。明日。自經於途。亂兵遂屠其家。事聞。史彌遠恐激他變。以徐晞稷嘗倖楚。得全歡心。乃以晞稷代國。晞稷至楚。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大柄倒置。無愚智皆知淮之將亂矣。既而全北剽山東。爲蒙古所圍。朝廷始欲圖之。於是劉璋代晞稷。璋至鎮。盛欲立威。北將有夏全者。遂作亂。逐璋。李全因降蒙古。蒙古以爲山東行省。全復由青州入淮安。大募人爲兵。不限南北。知東南利在舟楫。謀習水戰。爲內犯計。然以山東未定。而蒙古責納歲貢。不可缺。故陽爲恭順朝廷。覲得錢糧。因以買貨。而輸諸蒙古。朝廷明知其奸。而姑息苟安。不敢致詰。且授以彰化保康兩鎮節鉞。冀其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帝則與之果耳。竟不受命。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請先發制之。彌遠不納。

宋二百七續

李全反謀益急。朝廷猶轉餉不絕。他軍士皆曰。朝廷唯恐賊之不飽。我曹何力殺賊。

耶。淮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謠。聞者太息。諸宰執皆阿彌遠意。唯鄭清之深以爲憂。力勸上討全。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然猶有內圖征討外用調停之說。唯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既而全突至揚州。彌遠猶遣之書。許增軍糧萬五千人。全擲書不受。諸帥始懼。召范於鎮江。范刻日約葵。葵帥兵萬四千赴之。全猶語葵曰。吾非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安得不絕汝錢糧。今汝尙云非叛。耶。全語塞。自是數戰。全軍多敗。初全雖意存反側。然中多顧忌。且慮其黨不順。以是猶豫未決。而邊垂喜事者欲挾全爲重。力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善湘范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始大悔。初全之敗也。固守不肯出戰。官軍患之。已而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候卒有識全槍者。走告范。范喜謂葵曰。賊勇而輕。若出必成禽矣。乃悉出精銳。取官軍素爲賊易者。張其旂幟以誘之。全望見。突門而前。范麾軍急進。葵親自搏戰。諸軍爭奮。全窘。從數十騎。北走新塘。新塘淖深數尺。全騎過之。皆陷泥中。不能自拔。官軍追及。聚長槍數十刺殺之。楊氏走降蒙古。淮甸

始平。

宋二百八 成吉斯汗之殂附西夏之亡

夏人自貞祐初。與金以小故生衅。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而兩國俱不勝其弊矣。夏人又納蒙古之仇。亦喇臘翔昆。且不入質子。成吉斯遂舉兵伐之。連戰二年。盡下其城邑。遺民皆穿鑿土石。以避鋒鏑。獲免者百無一二。城郭邱墟。白骨被野。會成吉斯避暑於六盤山。留諸將攻夏都城。夏主李睨力屈。面縛出降。蒙古繫之以歸。時理宗寶慶三年六月也。自元昊建國稱帝。至睨之亡。凡十世。二百有一年。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及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於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地。惟并力守河南扼黃河。潼關以自保。自洛陽三門析城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餘萬。以鎮守之。成吉斯在六盤山寢疾。已而漸篤。謂左右曰。金精兵皆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不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如此。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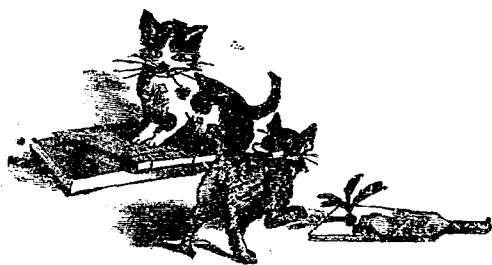
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潼。關。之。兵。以。自。救。然。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亦。弗。能。一。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六。十。六。國。人。奉。少。子。拖。雷。監。國。其。後。假。道。滅。金。卒。如。其。遺。囑。云。

宋二百九 金人大昌原倒回谷之捷

金源以全盛之勢。敵初起之虜。而覆軍殺將無役不北者。由其猜防過甚。將帥皆不用。漢人而用女真。承平既久。女真習於文弱。不知兵戎爲何事。而怯弱乃更甚于漢人。其差強人意者。唯大昌原。倒回谷兩戰而已。完顏陳和尚者。豐州人也。名彛。以小字行。爲忠孝軍提控。蒙古既滅西夏。旋師而東。至大昌原。平章政事完顏哈達鎮關中。問孰可爲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哈達許之。陳和尚即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破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餘年。始獲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時金哀宗正大五年也。陳稱尚以功授定遠大將軍。卅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諸部。及中原俘虜。避罪來歸者。鷲。狼。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

權程式所過州邑。秋。豪無所犯。每戰輒先登陷陣。諸軍莫不倚以爲重。其後正大六年。又敗蒙古兵于衛州。八年又大破蒙古大將速不台于倒回谷。皆陳和尚之力也。

國史讀本卷八



國史讀本卷一正誤表

敘第一頁	第三行
同	第八行
第四頁	第四行
同	第七行
同	同
第十五頁	第三行
第十八頁	第九行
第二十二頁	第六行
同	第十一行
同	第十二行
第二十六頁	第九行
第三十九頁	第九行
第四十五頁	第十二行

國史讀本正誤表

誤。理。頭。擣。陋。檣。巢。檣。巢。乘。橈。乘。橈。乘。輪。晉。諸。師。司。賤。吏。政。禮。知。氏。末。葉。非。足。者。陵。君。擊。瓶。

正。理。頭。檣。陋。檣。巢。檣。巢。乘。橈。乘。橈。乘。輪。晉。諸。師。司。職。吏。政。體。智。氏。末。葉。非。是。者。信。陵。君。擊。瓶。

第四十八頁
 第五十二頁
 第五十四頁
 第五十六頁
 第六十一頁
 第六十七頁
 第七十三頁
 第七十四頁
 同
 第九十二頁
 第九十四頁
 第二百零五頁
 第二百零八頁
 第二百十四頁
 第二百十七頁
 第二百二十二頁

第二行
 第十行
 第六行
 第四行
 第一行
 第十一行
 第九行
 第九行
 同
 第十二行
 第一行
 第九行
 第一行
 第十一行
 第六行

間。可救乎
 奉之
 不祥
 除謀
 將相
 當時
 拔山兮
 自刎
 死以王
 司馬還
 率誣
 拊之
 部勤
 交潛
 震懼
 鈞處

二
 間。可救乎
 奏之
 不祥
 陰謀
 將相
 故時
 拔山兮
 自刎
 漢以王
 司馬遷
 率誣
 附之
 部勤
 交潛
 震懼
 鈞處

國史讀本卷二正誤表

國史讀本正誤表

第二百二十四頁	第九
第二百二十五頁	第二行
同	第五行
第二百二十八頁	第八行
第二百三十四頁	第五行
第二百三十六頁	第十一
第二百三十八頁	第九行
第二百三十九頁	第九行
第二百四十三頁	第一行
第二百四十四頁	第四行
第二百四十五頁	第四行
第二百四十七頁	第十一
同	第十一
第二百四十八頁	第二三
	四五行

交址。喪還。乃援。兜顯。書曰。段頰。其椽。殺帝。呂疆。同。遣使。李催。同。

交址。軍還。及援。兜顯。對曰。段頰。其椽。弑帝。呂疆。同。遣使。李催。同。

第一頁
 第三頁
 第六頁
 第八頁
 同
 第十一頁
 第十二頁
 同
 同
 同
 第二十一頁
 同
 第二十五頁
 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八行
 第十行
 第十一行
 第十二行
 同
 第九行
 第十二行
 同
 第四行
 第十二行
 第四行
 第八行

誤。於。許。
 淺。畧。
 欣。心。
 而。前。取。
 操。將。軍。士。
 俄。傾。
 數。歲。
 前。紙。
 呂。肅。
 汎。溢。
 梁。郟。
 蔣。琬。旋。卒。
 疆。圍。
 前。取。
 督。城。

四
 正。都。許。
 識。畧。
 傾。心。
 而。別。取。
 操。軍。將。士。
 俄。頃。
 頻。數。
 別。紙。
 呂。蒙。
 汎。溢。
 梁。郟。
 蔣。琬。亦。旋。卒。
 疆。圍。
 別。取。
 背。城。

第二十七頁	第五行
第二十八頁	第四行
同	第五行
第三十頁	第九行
第三十一頁	第十二行
第三十三頁	第七行
第三十四頁	同
第三十五頁	第四行
第四十頁	第十二行
第四十三頁	第一行
第四十五頁	第四行
同	第八行
第四十八頁	第十行
第五十五頁	第八行
同	第九行
第五十六頁	第三行

國史讀本正誤表

懸別 汎舟 電逐 章弘 欣德 機務 裴願 敵不意 掩至 惠皇 來相 語白 卞壺 入寇 白帽 共憤

悲別 汎舟 電邁 牽弘 攸德 機務 裴願 賊不意 奄至 惠帝 耒耜 語曰 卞壺 入寇 白帽 共憤

同
 第五十九頁
 第六十七頁
 同
 第七十頁
 同
 第八十二頁
 第八十四頁
 第八十五頁
 第八十六頁
 第八十九頁
 第九十五頁
 第九十六頁
 第九十九頁
 第一百零二頁
 第一百零三頁

第四行
 第十二行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二行
 第九行
 第九行
 第十一行
 第九行
 第十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二行
 第十一行
 第四行
 第三行
 第十行

其疆。臨安。織緯。歸附。軋歸。面沈湏。感悲。軋糝。官族。若之河。諡之。弟昌。拘流品。西去。既略。獻策。

其疆。信安。識緯。歸附。乾歸。而沈湏。感戀。乾糝。宦族。若之何。諡之。弟定。拘流品。而去。脫略。獻策。六

國史讀本卷三正誤表

第四百頁	第十二行
第十三頁	第十行
第十七頁	第十三行
同	第四行
第二百零四頁	第八行
第二百零二頁	第十行
第二百零三頁	第一行
第二百零九頁	第一行
第二百零三頁	第八行
第二百零七頁	第二行
第二百零九頁	第七行
第二百零三頁	第十二行
第二百零六頁	第一行

國史讀本正誤表

誤	搏戰	備	韋權	我	雲
正	搏戰	謹備	放	我	虞
誤	洪舟	監戰	權使	出降	
正	洪舟	督戰	放仗	出降	
誤	黃油裏	精疆	瀚濯	河南	開仗
正	黃油裏	精疆	瀚濯	河南	開仗
誤	疆遣	驅遣	權使	出降	
正	疆遣	放仗	出降		

第二十三頁
 第二十七頁
 同
 第三十頁
 同
 第三十一頁
 第三十三頁
 第三十八頁
 同
 同
 第三十九頁
 第四十一頁
 第四十二頁
 第四十五頁
 第四十六頁
 第四十八頁

第六行
 第五七九
 第十二行
 第十一行
 第三行
 第八行
 第四行
 第一二
 第三四
 第五行
 第七行
 第十一行
 第二行
 第八行
 第三行
 第七行
 第七四
 第七六
 第七行

萬。侯
 高。軋
 屈。疆
 紫。阪
 斛。斯。椿
 同
 除。勉
 察。等
 績。卒
 斛。斯。椿
 前。將
 蔡。佑
 段。韶
 朱。異
 同

萬。八
 高。乾
 倔。疆
 紫。陌
 斛。斯。椿
 同
 同
 徐。勉
 營。等
 績。卒
 斛。斯。椿
 別。將
 蔡。祐
 段。韶
 朱。異
 同

同	第十二行
第五十一頁	第六行
同	第七行
第五十二頁	第三行
第五十三頁	第十一行
第五十四頁	第三行
第五十六頁	第六行
第五十八頁	第七行
第五十九頁	第二行
第六十頁	第七行
第六十三頁	第九行
第六十四頁	第三行
第六十五頁	第十二行
同	第十一行
第六十六頁	第四行
同	第十行

國史讀本正誤表

故貴孫 慰聞 朱異 同 具丹 朱異 圍景 索蚤 察 倔疆 越雋 尉遲迴 察 十四卷 察 雪聽

胡貴孫 啟聞 朱昇 同 具舟 朱昇 景圍 索蜜 督 倔疆 越雋 尉遲迴 督 十四萬卷 督 雪恥 九

第六十七頁
同
第七十頁
第七十一頁
同
同
第七十五頁
第七十六頁
第八十一頁
第八十五頁
同
同
第八十八頁
第九十三頁
第九十四頁
同

第二行
第九行
第四行
第六行
第九行
第十行
第二行
第十二行
第二行
第五行
同
第七行
第四行
第九行
第十行
第十行

子顏
譙秦州
察
獨快
演雖
大怒
齊猶疑
糖餽
枝桃
欲姑爲
疆場
遠崇
相願
往盟
他鉢
佗鉢

子顏
譙秦二州
管
獨決
演惟
大悲
湛猶疑
糖餽
桃枝
若欲姑爲
疆場
還崇
相願
往監
佗鉢
佗鉢

第九十五頁	第二行
第九十八頁	第九行
第九十九頁	第十一行
第一百頁	第一行
第二百零二頁	第九行
第二百零三頁	第二行
第二百零四頁	第四行
第二百零五頁	第七行
第二百零一頁	第八行
第二百零三頁	第六行
第二百零四頁	第四行
同	第八行
第一百十八頁	第十一行
同	第十二行
第一百十九頁	第一行
第一百二十二頁	第十二行

安沙鉢	渡江	同	盟軍	夫氏歸	騎將	饒騎	楊子津	尉遲迴	思肉汝	遂奏	泣然	王頰	同	同	同	蔡激
-----	----	---	----	-----	----	----	-----	-----	-----	----	----	----	---	---	---	----

妻沙鉢	濟江	同	監軍	夫人歸	驍將	驍騎	揚子津	尉遲迴	魚肉汝	還奏	泣然	王頰	同	同	同	蔡徵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百二十三頁
第一百二十六頁
第一百二十七頁

第十二行
第三行
第二行

須陀。糶。精米。舂。臚。

須陀。糶。精米。舂。臚。十二

今世歐洲外交史 三元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八角

英吉利史 二角

世界進化史 二角

八種合購實價三元五角

世界近世史 七角

支那史要 五角

俄羅斯史 二角

教育學史 二角

上海廣智書局發行

宣統元年五月初版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著者 咸陽李岳瑞

印刷所 上海西門外梅林山路順元里 廣智書局活版部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智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莊

(國史讀本卷八全一冊)

204071

